

程可欣

馬大湖邊的日子



馬大湖邊的日子

程可欣



文采出版社

音樂鐘聲響起

湖光山色竟也美麗多情起來

我是撐傘而過的

馬大人

傘上是藍天白雲

傘下是我逍遙的日子





一歲半在表弟的生日會上大吃



五歲時和心愛的白兔合照



六年級和妹妹慧賢合唱：我家在那裡

二十一歲生日



中五的一群死黨

左一梁紅君 左三鄭雨翔 左四程可欣 右一葉堅鳳

在馬大演唱現代詩曲



(左起) 若隱、可欣、允秀、Oh Oh、麗琴。
在馬大的草坡上等上課



在文學廣場上看書等他



文學院走廊匆匆而行

合前大學時報刊

馬大湖邊夕照下



文學院學生會圖書室



程可欣和第七宿舍

文學院學生會圖書室

永樂的話

可欣的文章沒有華麗的詞藻，也看不到「故作驚人」之語，可是通篇娓娓道來，在簡單、乾淨的文字中，讓人慢慢體會她那淡淡的愁情。

可欣的文字雖然簡單乾淨，但絕不是平淡無味，因為她有一份屬於寫詩的人專有的敏感細膩，與青春少女的脈脈情懷。

可欣的散文風格，借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是「平靜安詳，或者還有少許的甜蜜」。平靜安詳自然是來自她的抒情風格，至于那少許的甜蜜，便是她活潑想像力所由生。

程可欣簡介

程可欣，原名程慧婷，一九六四年生於吡叻金寶。從小即開始寫詩和散文，後來又唱歌、譜曲，時常被讚為學生羣中的才女。目前是馬大文學院第三年學生，把寫散文當着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程可欣活動記錄

十三歲 開始寫作。

十五歲 担任金寶培元國中華文學會主席。

十六歲 主編《風的旅程》合集。

十七歲 担任怡保聖母國中華文學會主席。

十八歲 開始譜曲。在余光中演講會上演唱現

代詩曲。

二十一歲 進入馬大文學院，主修中文。

担任中文系「文學雙週」兩屆籌委會

主席。

二十二歲 獲第一屆大專文學獎散文第三名。

担任天狼星詩社社長。

二十三歲 在通報及下午茶月刊撰寫專欄。

代序

林添拱

那天回去文學院，爲妳的散文集拍些照片。這是考完試後第一次回去，相隔數月，文學廣場的風一樣暖和，一樣親切。只是以後以後，很少有機會和妳在文學廣場一起吹那樣的風，看溫馨的夕照了。

其實在馬大的那段日子，我們都過得很開心很愉快。第一年進來馬大，妳還在金寶，那個很多才子才女的小城，而我却在馬大讀我的書，趕我的功課。第二年妳進來了，文學院好像一下子熱鬧了起來。

每次文友會聚會都是我來載妳，有時凌晨載妳回宿舍，那時我還沒有駕駛執照，遇到驚險鏡頭，我總是驚出了冷汗，而妳坐在後面，却不知神遊到什麼地方去了，過後提起，妳總笑笑，又搖搖頭，一點也沒有害怕的樣子。吹過一陣冷風，駛進馬大校

國時，我們總是歡意地和守門人打個招呼，然後直奔第七宿舍，妳住的地方。往往這時妳宿舍的燈火已全熄了，看妳一個人獨自走入宿舍，沒入黑暗中，我才折原路回去。

冷風中的日子還多着呢。有一次一班同學替我慶祝生日，生日會半途我獨自跑了，因為我們約好了要談關於「文學雙週」的事呵。那時已是下半夜，剛下過雨的路面有點滑，我一路駕駛一路把喧鬧拋在後頭，一心一意要和你談文學活動。

文學雙週是中文系的一大盛事，後來妳當上了主席，看妳嬌嬌小小的一個人竟然要領導這麼一大堆人，又聯絡又開會的，忙個沒完沒了，我看了也有點憐惜，而妳却越來越瘦了，但却過得很開心，文學對我們來說都是一生的事呵！我雖然選讀經濟，却三天兩頭往中文系跑，搞中文系的活動，反而把經濟學院生疏了，而妳却是不折不扣的中文系學生。

妳的才華是中文系中無人不曉的。妳寫散文，唱歌，譜曲，彈吉他，彈鋼琴，樣樣都顯露出妳耀眼的才情，有時連我也要責怪上天不公平，給了妳這麼美好的東西。妳一進來馬大便拿了個歌唱比賽冠軍，出了名。文學和音樂本來就是兩個不能分隔的藝術，妳兩個都擁有了。有一次看妳譜現代詩曲，C調從妳口中和手上輕輕柔柔的飄出來，那種認真的態度，讓我感覺到妳真正的屬於文學和音樂。而妳譜和唱的「格律

」却在同學間流傳開去。

其實我們在一起的機會並不是很多，我平常的日子還要搞青運，搞出版社，寫稿，搞中文系活動；而妳有妳的活動和華樂，忙起來的時候往往忽略了妳。有一次經過馬大湖邊，看見紅蓮白蓮一起盛放，還有淡淡的幽香，很想就把妳載了來看，但我却趕着去開會啊！像這樣的時候，妳總是很諒解我的忙碌，不給我任何負擔。有時，我們只能在上課時短暫的見個面，便各自忙去了。

我們雖然不同級，有時候却一起上同一堂課。聽鄭良樹老師講如何分辨偽書時，我忽然想到妳以後一定要出書的，作者是程可欣，要精心的設計，是一本實實在在的書，不是偽書。妳坐在旁邊出神地聽課，決不知道我又在打妳的主意。現在妳的書果真要出了，記得妳曾經說過很羨慕別人出書，現在妳可以調皮的把書擺在楊牧和朱天心的散文集中間，再很滿足地抽出來看。畢業前出書，是妳人生中第一道彩虹，以後的日子，妳就是有牌作家了。

一直都覺得妳的散文是馬華文壇年輕作者中最好的一個。妳的散文就像妳的人，一點都不造作，很有少女的清新和純真。當別人在堆砌技巧的時候，妳已懂得文章中的真情了；校園中的一花一樹，一人一物在妳的散文中，都有情起來。

我始終認為散文的最基本條件是真摯的情感，只有這樣才能感己及人。妳的散文

表面看來如行雲流水，彷彿每一字都是天上的云絮，逕自輕鬆自在，其實却是暗藏機心。例如妳寫「黑蝶」，二百多字的一篇稿，却處處充滿着情緒的矛盾與衝突，讀起來一樣如云流過，一點也不造作。還有好多篇稿，都一一顯露出妳寫感性散文的才華。

說妳的散文暗藏機心，而妳的人却是坦坦蕩蕩的，一點心機也沒有，有時候話說快溜了嘴，得罪了別人，也沒有人會怪妳，大家笑笑過後，還是聚在一起搞活動，聽妳的吩咐。

有時候趕功課趕得緊了，尤其是在第二學期，很多論文趕着要交，妳心里急，表面上仍然過着妳逍遙的日子。有時候我閒空得很，跑過去找妳胡鬧，拉妳到隔街看美麗的樹和房子，看圓圓的月亮。第二天一早載妳去學校，妳的眼睛還半醒半閤，惺惺松松的到了校園，開始讀妳沒有充份準備的論文。這樣的日子還很多，有一次我們去看雲，妳說一朵一朵的雲像綿羊，是妳最喜愛的動物！過後我們特地跑到圖書館去，找了一大堆畫冊，只專為看綿羊！胖的瘦的白的多毛的綿羊，讓妳開心了一個下午。

別人讀大學總是忙找書忙趕輔導課，我們來馬大却愛上了這裡的湖光山色和云淡風輕的日子。妳不是這樣說嗎？傘上是藍天白雲／傘下是我逍遙的日子。雖然空閒的時候不多，妳還是陪我看馬大的樹，我們還去找鳳凰木，却發覺了一排青龍木，和

醫學院一棵很好看的松樹。從金寶到馬大，妳對鳳凰木的情深一點都不減。考試季節我們一起讀書，偶爾跑出圖書館看看馬大的花草樹木，過後我繼續讀我的書，妳却攤開稿紙，伏在桌上寫起散文來了。有一次考試中途，我們一起趕下午茶的專欄，然後匆匆把稿交過去。那時候呵，我們真的像是上京應考而不讀書的書生。最後妳還是考了第二名。——

馬大湖邊的日子，妳還有一年要過。到時候，真箇是天地任妳遨遊，一山一水都可放心流覽了。



目錄

代序

林添拱

有一首歌， 在年輕歲月中



把快樂寄過去	〇二一
再亮起的燈	〇二三
在那琴聲中	〇二六
下雨的早晨	〇二八
沒有心	〇三三
這種心情	〇三六
當雲流過	〇三八
漸行漸遠漸無書	〇四一
先生	〇四四
愛情雨	〇四七
31900金寶	〇五〇

馬大湖邊的日子

走入馬大校園

湖畔日子

第七宿舍與我

心情

講堂裡的春天

小巷子的夏天

書葉間的秋天

心中下雪的冬天

寂寞娥眉月

人類以外

凌晨一時出發

未完成的八角形

三月

另一片天空



想你

有一個黃昏

〇五七

〇六二

〇六七

〇七二

〇七六

〇七八

〇八〇

〇八二

〇八四

〇八七

〇九〇

〇九三

〇九六

〇九九

一〇七

在年輕歲月中
有一首歌，



跋

日子絮語
讓我們看雲去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
想你

一二六

一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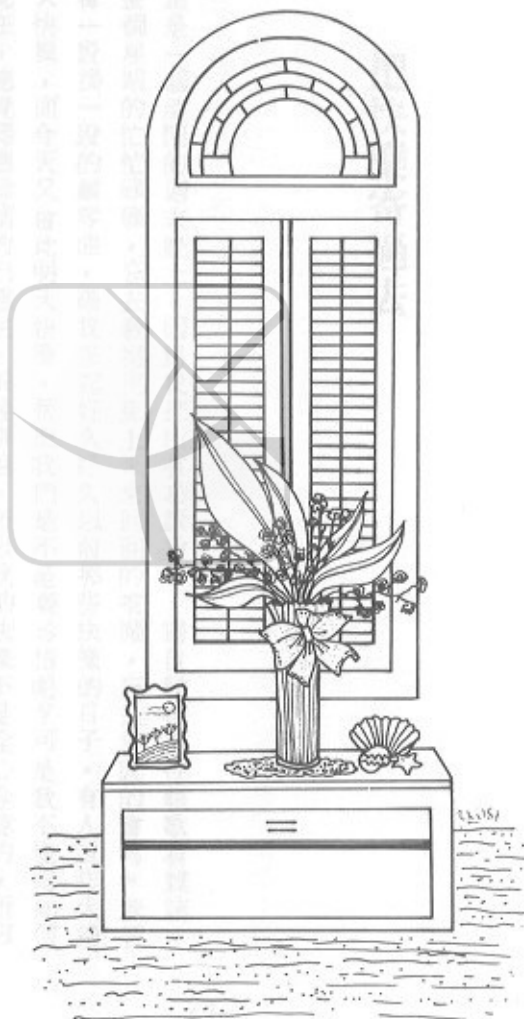
一二〇

一一八

一一六

一一一

在年輕歲月中
有一首歌，



把快樂寄過去

這是一個清閒的週末晚上，因為我把所有功課放下，獨自躲在房裡聽歌看雜誌。忘去整個星期的忙忙碌碌，忘去教室走廊上來來回回的喧鬧，忘去年底的會考。錄音機播着一段接一段的鋼琴曲，讓我想起好久好久以前那些快樂的日子。有人說昨天總比今天快樂，而今天又會比明天快樂。那麼我們是不是要珍惜呢？可是我不懂得如何握住現在，總覺得應珍惜的已離去，很遠很遠。所以我的快樂不是全心全意的，所以我常常神遊，去遙遙遠遠的地方。

但是此刻，當我伏在床邊，慢慢地讀着友人的航空信，我感覺到所有喜怒哀樂都停息了。心靈深處是一片平和、安詳。就像游泳時做蘑菇浮一樣，身子緩緩沉下又緩緩浮起。耳朵聽着水聲，那歷清越。彷彿所有的快樂與不快樂都已隨水流去。而在這

安逸自在的時刻，我突然強烈地掛念那寄航空信的美麗女孩。不知道她是否也活得平靜安寧？或許不吧？在異鄉，牽掛與思念總是拂不去。她的信上說希望最初愛的人就是伴她一生的人，我不禁嘆息。一生呵，多麼漫長且湮遠。沒有人知道一生中會有多少波折，多少歡樂。可是若有一個人由始至終地伴在身旁，關心你、瞭解你，並且完全全地愛你。那該是多美好的事！不知道我們是否可以要求這麼多？或許上天付不起太多的快樂，祇要我們都帶着少許遺憾。

我想着該如何回信，如何把快樂捎過去。把不快樂留下來。然而我在一時之間分不出怎樣是快樂。考試拿滿分？還是有人稱讚你不平凡？若果這些是快樂，那麼我想告訴她：不要也罷！如此虛浮短暫的東西，能在生命中佔多少位置？可能一覺醒來，一切已成過眼雲烟。我們又何須那麼在意呢？

結果我把所有的事實寄過去，好或不好，都是定局。有一句話說：當你忘記了「快樂」這兩個字時，就是快樂了。如此而已。

再亮起的燈

二十一歲生日時，一班同學送我一束紅玫瑰。從廿四哩外帶來，花竟在透明紙內活得好好的；花莖上綁一條銀色緞帶；宛若一個標緻的小女孩。捧着花，我想起兩年前的她們送我一盞小小的燈，還有十九隻銀戒指。那年我們十九歲，都是最多情最多夢的人。那年我最喜愛鋼琴曲，那年我跳第一支華爾滋；那年，像有許多要記起的事，但又全都模糊了。然後是二十歲，二十一歲，日子那麼輕易地過去了。它一定是沒有家，沒有愛亦沒有恨的浪子。不然為何能去得那麼瀟灑？為何我們總是牽牽絆絆的帶着一大堆往事；快樂的，不快樂的，永遠無法忘掉。

兩年前的那盞燈，我放在床旁的小几上，卻很少捻亮它。也許是已沒有了那種美麗的心情。人長得越大想得越多，就會覺得一切都淡了，從前做事情似是爲了讓別人

看，想別人稱讚。而如今，一切只因爲那是應該做的，或是爲自己做的；別人看不見，稱不稱讚，皆無所謂。看見有些人爭寵，有意無意地顯耀自己，就像看一場可笑又可悲的戲，總會不由自主的冷笑一下。畢竟，這樣的成長過程，自己都已經歷過了。

二十一歲之後，我對一切愛和恨都不堅持。對一個人，可以由愛變成恨，也可以由恨變成愛。我也許是沒有永遠的愛，但亦沒有永遠的恨，更沒有太多的恩怨。很多時候覺得生命是很美的；尤其每天放學時，撐着傘浴着風走回家，想到下午可以寫稿、聽歌、看電視或午睡；就覺得當臨教也不錯。這樣一個過渡時期，沒有什麼負擔，顧慮或悲哀，晚上看書看得太悶，可以約一個朋友出去吃宵夜，聊聊天。生命不是頗美的嗎？有一位朋友在電話中對我說：我覺得自己很enjoy生命。是的，我亦如此，享受並且熱愛生命。偶爾有些不太嚴重的意外，我把它看成是人生經驗。記得有一次被電觸着，右手麻痺了好一會兒，當時對那個電插頭真有很大很大的恐懼感，再也不敢碰它。但後來還是鼓起勇氣繼續開開關關。那個時候我對自己說，終於試過觸電的滋味了。還有很多次，比如扭傷了腳、發生小小的車禍、生病；都是一種經驗，試過之後就不會再怕了。

昨天夜里我捻亮了小燈，紅色燈罩下散出微光。我想起那束紅玫瑰，幾個月前的

生日派對，以及曲終人散時的空虛。那時候的快樂真短暫，總是有一股淡淡的悲哀，無來由地藏在我心中。我的同學們曾開玩笑說：過了二十一歲很快就三十歲。是的，我們已長大，不能再強說愁了。每當觸及頸上掛着的小小的金鎖匙，總想起一首歌，它如此地唱：二十歲的日子已過去，我要尋找更多更多的自己。我想我們真的要去認識生命，學習愛人與被愛，學習面對是是非非，扮演一個真正的自己。

一盞再度亮起的燈，讓我在兩年歲月中走了一趟，許多人物，被我愛過或恨過的，都一一登場。許多美麗景象，一一重現。也許那是另一個起點。還有很長的路途，還有很多盞燈，很多個城市，很多次生日。只是，不知道三十歲生日時，有沒有人送我一束紅玫瑰，綁一條銀行緞帶；讓我想起好多年前，自己曾經年輕過，愛過，恨過。或者讓我再次走進時光墜道，把舊夢一一重溫。

在那琴聲中

忘了是哪個星期四，最後兩堂課老師沒來。我們躲在音樂室裡，彈琴唱歌說話。有個女孩忘情地彈着琴，許多音符從黑鍵白鍵中流瀉出來，填滿全室。我甚至感覺到它棲息在我們髮際、衣襟與肩上。那是音樂，一種難懂的語言，但此刻我們都懂。一首接一首的歌，我們唱了又唱，不厭不倦，也許也並不快樂。我知道，許多人都有着無法說清的心煩，為功課、為家事、為感情、這種心情，有時那麼淡，有時卻重重的伏在身上。我們不是強說愁呵，只是快樂這兩個字竟那麼奢侈。我們快樂不起。

那個女孩後來彈起「初翔」，另外的人輕輕柔柔地唱着。我說我寫「初翔」時感覺自己在天空滑翔着。不是飛，而是順着風向滑流下去。不費氣力的，安詳自在。不需要擔心將會降落在那裡。當時我想，我必然會停留在一個溫暖安全的地方。那兒有

愛，有快樂，有幸福。可是如今，這種感覺已是那麼遙遠。宛若一個曾經的夢，醒來時只能依稀記住一點。

我倚在牆上，有些茫然。女孩仍不停地彈琴。我看着她靈活的手指，從低音到高音，從沉重到清脆，就是那樣湊成一曲。她的手指一定是最多音樂細胞的地方。我想。她的音樂是否代表着所有的喜怒哀樂呢？她快樂時，音符是不是一個個拍着翅膀的小天使，紛紛飛散在四周？而她的哀傷又該如何表達？一個重重的低音，迴響許久？還是一個休止符，把歌狠狠切斷？我發覺自己無法走入她的心靈世界，就像走不進其他人的心一樣。但這卻不重要，我們是那麼友好。一種感情，緊緊地圈住我們。六七個女孩，六七種風格。我們維護着，關愛着彼此。分享快樂，分担不快樂。更常常說我們是忠的，像武俠小說的人物。而好人是有好結局的，是不？我們等待着。

在滿溢的琴聲中，耐心地守候，快樂、快樂、快樂，快快樂樂。

下雨的早晨

清晨醒來就聽到淅淅瀝瀝的雨聲，密密地敲着白梓屋頂，顯得特別吵鬧。我躺在被窩裡，覺得溫暖而安全。這種感覺在豪雨聲中尤其真切，好像外面已鬧得天翻地覆，只有我不受干擾地躲在自己家中，讀書或寫稿，都很放心。

有時就在下雨的早晨拾起筆寫一封信，寫最近的心情，看過的電影和書，還有很多瑣碎的事。但總不知道該在信上寫下誰的名字。要寄給誰呢？那只不過是一些寂寞的獨白，在涼涼的下雨天突然想對人傾訴。

我想下雨時很多人都會善感起來，尤其是不用出門的早上。可以閒閒地讀完整份報紙，想起一些人與事，或者細細回味昨夜最清晰的那個夢。夢中仍是雨天，一樣有撐傘走過的人，躲雨的貓狗。但却多了安心之中那份很矛盾的傷感。不知道是爲了什

麼，爲了誰。也許不用再找答案了，一個夢，很快就會讓新的代替。悠悠歲月中總有很長的夜，很多的夢；大都在枕間被遺忘了。早晨醒來多數只見未亮的天，在窗外等候太陽升起。

下雨是一個小小的意外，要臨時取消一些計劃。有時是失望，有時則心安理得的呆在家裡，體認家的意義。雨從屋簷滴下，答答輕響，像一首歌從早晨唱起。可能會唱至下午，也可能很快停住，讓人們重新開始活動，那全要看天的意思。

雨要到什麼時候才停住？休閒在家的我無需過問。

2

另外一個下雨的早晨，獨自撐傘走在怡保街頭，感覺寒冷。雨下得很大，連騎樓都打濕了。我一間，一間地走過，心裡算着：快餐店、洋服店、雜貨店、美容院、唱片公司、紙莊、咖啡屋……。轉角處是一間大酒店，曾在裡面考鋼琴，心情緊張加上冷冷的冷氣，一雙手都僵了。考完之後走出來仍然恍恍惚惚，只記得那洋人考官最後說的：謝謝，你可以走了。如今再想起，真是很久以前了，記憶益加模糊。只是每次走過看見那漆黑的玻璃門，總會想起從前，彈鋼琴、住在怡保、讀名校；都是從前了。

如今呢？我快步越過馬路，雨水弄濕了鞋子。對面是電訊局外有一排公共電話，很多人握着話筒講話。偶爾笑一下，扮一個鬼臉，對方看不見，却讓路過的人瞧在眼裡，幸好自己看不見。我找出電話簿與銀角，按了六個號碼，耐心地等着。喂，請問阿芳在嗎？好，謝謝。喂，阿芳嗎？我現在在電訊局外，你能出來嗎？唔。十點半在「大孩子」見。別遲到呵！

放下電話轉過身，突然看見一個熟悉的背影從雨中走過，一時之間竟喊不出口。那人亦不察覺，越行越遠。結果只有在心里說：久違了。真像以前暗中構思的小說情節，但為何不幸的偏被言中？以為不完滿的結局最淒美，最令人感到惆悵和難忘。誰料淒美惆悵之外還有許多。說不清的感覺，才最刻骨銘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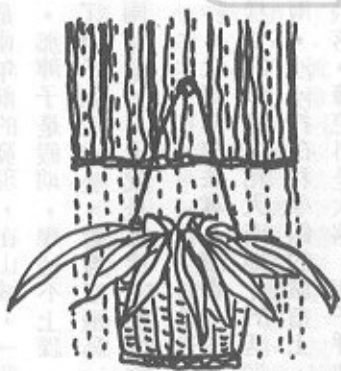
坐在「大孩子」快餐店裡，看不見屋外，那雨不知道停了沒有？阿芳問起最近過得如何，有沒有特別消息要報告？我笑說沒有。一切平淡如水，連自己的心情也無法詮釋了。其實不知不覺中有很多變遷，要一一提起却嫌太瑣碎。也許不變的，是桌上的冷凍可樂，以及從天上掉下來的雨。

原來坐在課室外的走廊看雨，也是一種享受。那是兩年前的發現，在山城，一個同樣下雨的早晨。以後的日子，總會不時想起那一天。那陣子是假期，學校不上課，但我們都習慣回去課室溫書，討論功課。讀累了就搬了椅子到走廊坐，看藍空飛鳥，閒聊或吃零食；有時也輪流戴上Walkman聽一兩首歌。日子就是那樣，不很特別，是雨是晴都一樣過。

那天的一場大雨從早晨就開始下了，下得很狂很吵，大家都無法專心讀書。於是又紛紛搬了椅子出去，還有Walkman，一本做樣子的參考書和天南地北的話題。大家談得正起勁時，我却看雨看得入神了。很大的雨，沙沙打在科學館的屋頂上，也落在籃球場上。球架與兩旁的大樹全濕了，有葉子飛落。籬笆外是大路，車子呼嘯而過。一切都很平常的進行着，但很快就要成過去式了；在英文文法中要改用另一個字或者加個「ed」在後頭。原來那是一種最能提醒人們什麼是將來，如今與過去的文法。不讓人有躲避或留戀的機會。

噯，送給妳一首歌。突然有人對我說，然後把耳機套在我頭上。雨聲頓時小了，我聽見一個男聲在唱：生存，只因可爲妳生……。回轉頭望那人，他很坦然地笑着，還大聲問：好不好聽？我點點頭。心中真真實實感受到友情的溫暖。別人說寶劍贈英雄呵，我突然明白了其中的意義。

後來也忘了那場雨下到何時，只記得那是一段苦讀得很快樂的日子。



沒有心

那天中午接到你的電話，遠遠地從另一個城撥來，我有點不知所措。不知道該高興，或者嘆息。曾經有那麼長的一段時間，你音訊全無，我還以為你是我生命中另一個越走越遠的人，再也不會走回來了。誰料我竟接到了你的電話，聽到你的聲音。一切一切在剎那間變得好近，彷彿伸出手就可以捕捉得到。

與你談了一席話，才驚覺時光飛逝得那麼快。原來我們已相識了幾年，原來世事的變遷是一件無法避免的事。原來，愛情不一定是永恆的。知道你失去了陽光，也知道你那麼真切的愛着陽光。我才明白，將來與現在真的會有很大很大的不同。一種從未有過的，心酸的感覺湧上心頭。也許以後我也會有如此的結果，也許以後我也對你說：我已沒有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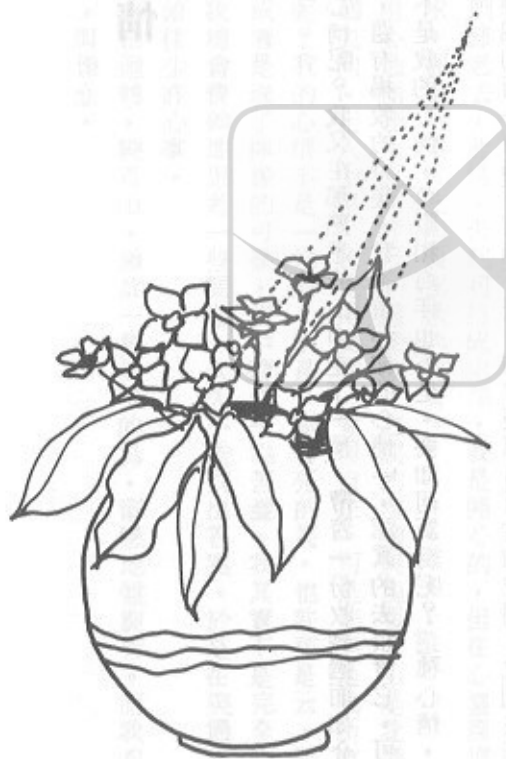
然而如今我仍執着於某一份感情，某一些抉擇。我仍然希望愛情會是永恆的，希望使命感會使我始終如一，愛下去，寫下去。我無權責怪任何人，只能說：我明白人一變起來過去的一切都可以被否定，可以不算。我不再問人為什麼會變。

放下電話我立刻去翻我們的書，讀我們年少時的種種心情。原本出書是爲了作爲生命的見證，誰料許多年以後，那竟是一份傷痛。從前的激情從前的愛，如今已變成一段不出奇的故事。在心中，在忙碌的生活中，只能算是一份淡淡的愁傷，不影響睡眠或飲食，功課或工作。沒有心的人，我不了解他們的心情，也不祈望他們會走回頭。有人說走過去就是走過去了，回頭已是百年身。是的，當你想往回去，別人已去了好遠好遠。也許已經物是人非事事休了。你說，要如何追上去呢？

所以我不敢輕易改變呵。縱使有時對世事很心淡，我仍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真無法想像有一天當我不再寫詩唱歌，別人會如何對待我。而我又如何從詩與歌中抽身出來，做一個沒有心的人？那個時候我該把詩集交給誰，把我的歌留給誰唱？我是真正不放心把鍾愛的東西交給別人。至今仍未有一個人能完全唱出我歌中的感情，你說你說，我如何能做一個沒有心的人呢？

但是若果有一天我對別人說我已沒有心，那時我必是變得現實而平凡。我必然會否定這一切。或者世事都必須如此安排，讓寡情的如今嘲笑多情的從前。而多情是否

真會受傷？寡情是否因為曾經受傷？在我年輕的生命中，還未尋獲答案。我仍然多情，仍然沉醉於詩和歌中。我更希望有一天走入畫與舞的世界。我不想做一個沒有心的人。不想。



這種心情

要如何描繪這種心情呢？我又在那熟悉的山中走了一趟。帶着一份收藏過而如今再次攤洒出來的感情，還有楊牧的詩集。我讀着「你的心情」，認真的去領會它。可是我自己的呢？火山不是我的心情，草原和海洋也不是。要如何訴說呢？這種心情，在一次遨遊中。

山上正逢雨季，連綿的雨一直洒下來洒下來，彷彿要填滿所有的空間。我們在細密密的雨中，有時撐傘，有時不。就那麼優閒自在的地走在雨里，走在山間。我的思緒，常留連於湖光山色中，土風齊飛。去得好遠好遠然後又折回來。是不是在冰涼的空氣里，所有人與物都會好看起來？像盛放的花、蔥綠的樹木，還有雲霧後隱隱浮現的房舍。是不是在美麗的景色中，大家都可以笑得那麼開懷？像我們——七個結伴走的

入山的人。

如果有人問我你開心嗎？我一定會答當然開心。或許還會抑止不住自顧自的輕笑起來，因為想起那段歡樂時光。淋着雨也不忘了開玩笑，擺各式各樣的姿勢拍照，擠巴士，用十分鐘的時間吃午餐，拎着兩支吉他像一伙合唱團，圍坐在一起想當年話舊事，還有用紙牌卜算將來的愛情，偶一失神就會有人笑你「暈晒浪」。這一切一切都是因為年輕。而當我們都老去，此情，仍然可待成追憶。我是開心的，但在心靈深處，我依舊有更多的要求。那不只是如此短暫易散的笑聲。

在山中，我一直用心地傾聽山風的呼吸，感覺彼此之間的友情與溫暖。山是我最鍾愛的一幀風景，一個去向。走入山里，我覺得安祥，覺得自在。可是那不是我所有的心情。要如何形容呢？我的心情不是一場雨，不是一陣響亮的笑。也許那是云，千變萬化、時聚時散。或者是滲了檸檬的可樂，甜中帶着一點苦澀。我其實不是完全快樂的，每當靜下來，我總會費神地思考一些問題，久久不能找出答案。於是在笑過後會暗暗皺一下眉，鎖住少許心事。

下山時感覺路一直在迴轉，繞着山。猶如一隻低飛的鳥，留戀地盤旋着。而我的心情，又加進了不捨，與懷念。

當雲流過

那天當你告訴我你怕怕一年之後我們分離的時刻，分手以後不知道又是一番怎樣的風景？我頓時怔住了，不懂得如何回答你。我當然不會說永遠記得你或我們會永遠在一起這一類的話。因為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是永恒。也許以後我們都忘了彼此，但仍活得很快樂。我真的無法計較將來，只有握住現在。用文字把所有的快樂記下來，記在歌中、詩中、生命中。

與你在一起是開心的，至少你懂得我為何對一些人和事那麼不在意，為何選擇一個漫長的等待。或許我們已經是知己了，雖然不知道自己的定義是什麼。我的夢中甚至有你的故事呢！還記得當我把那奇怪的夢告訴你，你聽後忽然大笑起來。而我也隨着你笑，用我們一貫的姿勢，捧着肚子彎下腰。我彷彿忘了心中的不快樂，彷彿覺

得天地在笑聲中變得寬闊起來。但這笑聲能綿延多長？也許下一刻，笑盡了之後空虛又會爬上心頭，讓你覺得像從許久許久以前的夢中醒來，恍惚得不知身在何處。那段時光，是我們最不開心的日子。

有些人是喜劇人物，可以無憂無慮的快樂着。但我不是。總有許許多多不如意的事斷斷續續的出現，讓我不知如何快樂。也許跑到野外，有草原有樹陰有輕風有白雲的地方，甩一甩頭，大叫一聲，把不安和煩惱放逐，就可以快樂起來。但這城中沒有草原樹陰，只飛滿了塵埃，多令人煩躁的地方。交通燈忙碌地轉換顏色。單行道的路牌指着 你該走的路線。走在路上，有一種被操縱的感覺。我是不甘心的，如此活着。而我只能用那突然爆發的狂笑麻醉自己。

你知道嗎？天上的雲是會流動的。當雲流過，它會帶走不快樂。你常說的生命的雨季，我想快過盡了。這些日子我有一種安詳自在的感覺。就像余光中先生說的：不快樂也不不快樂。我希望你也是如此，過得平淡未嘗不好呵。雖然沒有海洋的涵湧多變，卻有青山的穩重踏實。我想我還是喜歡山多一點，而你是不是堅持喜歡海洋？

也許我們不需要太在意的不開心。當雲流過，另一節故事將會開始。生命宛若一首歌，總有調子較低、拍子較慢的地方。唱過之後就會遇到高音了。但高音時我們是否唱得起呢？所以我仍舊喜歡平淡一點。而我只想告訴你，當雲流過，青春也流

漸行漸遠漸無書

我在報上看到這樣的一句話：水闊魚沉無人問，漸行漸遠漸無書。那是指一對情侶分離後，隔著天涯的結果。他們以為是暫別，誰料卻是心靈上的永別。以後再見，也許只剩惆悵。或者什麼也沒有剩下。我突然覺得很悲哀。愛情應是一生一世的，不管水有多闊路有多遠，都應該由始至終。可是為何世事總是那麼令人心淡？為什麼越過洋後一切會變成零？為什麼人要如此善變？這是我一直不明白的事。

不要教我用看破人生的眼光去看這世界。我不想如斯消極，亦不願寡情。常常，許多小小的事物都讓我想起好些曾經從生命中走過的人。此刻，我記掛着一個人。他果真是漸行漸遠，一點訊息都沒有。不知道他在那個城市里過得如何？是不是像以前一樣，擁有陽光，同時也怕失去陽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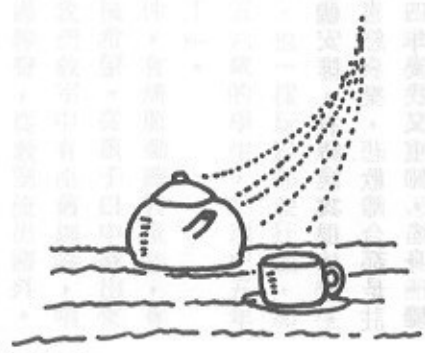
今年詩人節我們上山，他沒來。翻開相簿時我看見他，彷彿看見兩年前他對淺淺一笑，聽見他開玩笑的聲音。我們曾經那麼熟悉呢！爲何如今我覺得他離得好遠好遠？宛著過了一千年，一切的回憶像是在夜里夢迴，在戲中看過。那麼不真實，那麼遙遠。

當我逐漸長大，嚐過了別人常說的悲歡離合，才知道原來生活中有很多人物都是那樣：漸行漸遠，漸無書。讓人掛念。比如詩社的兄姐，學校的舊同學。不知道他們現在已行到哪裡，也許早已不再扮演過去的角色。只有我，在夜深時聽一首歌、翻相簿，或者站在書櫥前找書，都會想起好多許多人。他們曾走入我的世界，停留過，然後再走出去。會不會回來呢？有一首歌在唱：答案在風中飄揚。

或許有人要對我說人生就是如此，走不同的一段路就有一幀不同的風景。我們不能記掛那麼多。是的是的我明白。可是誰叫他們是我喜歡的人呢？我總覺得好些事情，一剎那就是永恆。我們必須握住，緊記着。那麼在走到生命終點時才不會交上一張白卷。我是不會忘去從前的，憑着記憶力和聯想力，把過去一幅又一幅的畫面連起來，砌成一大幅美麗的畫。畫中有快樂，有不快樂。有幸福，有失落，還有笑聲淚水風雨和花樹。那是永恆的，在我心中，揮抹不去。

如果有一天，遠去的人都陸續回來。聚在一起說舊事。讓以前的笑聲延續到如今

，讓他們覺得像是走過許多風險路之後回到溫暖的家，讓有情人更有情。你說，心中的畫是不是會變得更完美，更溫馨？



先生

能夠回到母校教書，不知道是不是上天對我的其中一個安排。有時候我很迷信，覺得人生是一場戲，劇本在戲還未開始時就已寫好。所以喜怒哀樂，悲歡離合都是註定的。也許我跟這學校緣未盡，因此四年前我提早離開，四年後我又重歸，搖身一變，從學生變成先生。

我的學生有時候跟我講廣東話，他們不叫我老師，都叫我先生。而「先生」，其實是一個很好聽很親切的稱呼，尤其用廣東話說，發音特別動聽。我在讀一年級時，由於不會講華語，因此跟同學談天總說先生先生。會講華語之後就改叫老師了。那個時候覺得叫先生很幼稚，叫老師才表示已長大。而如今，當我再次聽到這稱呼時，我已真正長大成。這時候是別人叫我，而不是我叫別人了。

每次聽見學生如此稱呼我，總會想起我的小學同學。他們有的一直與我在一起，一起長大，一起度過無數歲月。有的却失散了，不知道在那一個城、那一個鎮。小時候的故事，常常隨着這些人浮現在腦中，我們打着赤腳玩「過關」和「單腳捉人」。我們每人買兩角錢零食，然後到山上去野餐，我們在課室里，關着門和窗，玩得天翻地覆。我們學繪畫，去寫生，去看兒童畫展。我們……。那個時候我們都不知道長大後會變成怎樣，也不知道誰是有才華的人，更不知道誰會在以後的路途中退出。那個時候，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是快樂，所以我們很快樂。

肯定的，做先生不比當學生開心。那段年少的日子已過去了。我想起我的中學生涯，同樣多姿多采，同樣快樂。即使到了中六，二十歲時，也一樣玩得那麼狂放，那麼寫意。但是二十一歲的老師就不可以如此玩。面對着十五六歲的學生，必須把五年的距離拉成十年，必須維持尊嚴，時而喊一聲：「不要吵！」。

我想當一年級的老師比較快樂，有一群純真的孩子作伴，有清脆動聽的童音，有一些不很嚴重的是非。每一張小小的臉都是一份清新，一種希望。從孩子口中喊出來的「先生」，也許會讓人從內心快樂起。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教室中有座舊鋼琴，唱歌時老師就以鋼琴伴奏，我們很大聲很用心地唱，歌聲淹過琴聲，從教室流出窗外。如今離開一年級已十四年，我在一個涼風習習的下午，在母校，聽到同樣的歌聲。他

們唱「我有一隻小毛驢」，十四年後的孩子，同樣快樂同樣用心。然後他們唱校歌，大大聲的，很有生氣的。令人聽了自自然然地覺得開心、溫暖，彷彿看見一棵棵小小的樹正茁長着。所以我想，當小學的「先生」會比較快樂。

從學生變成先生，心情也會隨着改變。然而我願意仍是學生，或者是領着一群小孩子，臉上仍可以露出童稚的笑的年輕小學老師，那麼我所注重的「快樂」，也許會重回心中。



我，同對冬寒冬寒，同對冬寒。而後，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十一歲，三十二歲，三十三歲，三十四歲，三十五歲，三十六歲，三十七歲，三十八歲，三十九歲，四十歲，四十一歲，四十二歲，四十三歲，四十四歲，四十五歲，四十六歲，四十七歲，四十八歲，四十九歲，五十歲，五十一歲，五十二歲，五十三歲，五十四歲，五十五歲，五十六歲，五十七歲，五十八歲，五十九歲，六十歲，六十一歲，六十二歲，六十三歲，六十四歲，六十五歲，六十六歲，六十七歲，六十八歲，六十九歲，七十歲，七十一歲，七十二歲，七十三歲，七十四歲，七十五歲，七十六歲，七十七歲，七十八歲，七十九歲，八十歲，八十一歲，八十二歲，八十三歲，八十四歲，八十五歲，八十六歲，八十七歲，八十八歲，八十九歲，九十歲，九十一歲，九十二歲，九十三歲，九十四歲，九十五歲，九十六歲，九十七歲，九十八歲，九十九歲，一百歲。

愛情雨

最近的幾個早上，細雨總是無聲息地落下。有時候在三樓的課室上課，偶爾望向窗外，看見小小的雨落在欄杆上，落在開滿花的鳳凰木上，我就想到要去尋找一個人。找一個與我一樣愛微風細雨的人，陪我在雨中走一段路，聽我唱歌。或者握緊我的手，讓心思與溫暖同時交流。

我的朋友在十九歲時告訴我，那是愛情雨，淋了之後愛情故事就會開始。從那纖夢年齡開始，我等待淋那场雨。可是我仍未找到那個可以一起淋雨的人，而當愛情雨頻頻落下，我却必須站在課室內，對學生講解十八羅漢如何渡江。所有柔情蜜意，都隨粉筆屑飄落了。落在髮上，髮披在肩上。肩上，有一季的寂寞。

可是在這時刻，竟有人說我戀愛了，我聽後不禁大笑。多可笑多可愛的謠言，在

平淡的生活中，也可算是一個頗不平凡的故事。可是真正的主角仍未登場，亦不知道他要選那一個場景出現。也許在下着愛情雨的早晨，也許在我散步的黃昏，也許在人來人往的購物中心；也許，在一個我從未想過的地方，突然走到我面前。世事原是難料，我們甚至不知道走前一步將會遇到什麼。但是我十分喜歡並且相信潘越云唱的：我相信生命之中，總有未曾發生的奇蹟。是的，也許有很多快樂，在將來，等待我們走前去。也許我們的結局是很美很好的。我相信，一生中總會有些奇蹟。

我很迷信，常常覺得生命的一切，冥冥中已有安排。得與失都不重要，人生如若沒有不快樂，也就沒有快樂了。我的一群老同學說下次見面我們要談緣份，我不禁微微地笑。什麼是緣份？我們都不清楚。二十一歲，真的要談談緣份了。也許有了愛情，世界又有另一番更美的風景。也許共撐一把雨傘在愛情雨中漫步時，已不再計較曾經失去的。

有人曾告訴我，戀愛是很累的。也有人說，愛一個人是很辛苦的。更有人說世界上若無愛情，人類或許會快樂些。這教我不禁要問：情為何物？為何在我的愛情未來時，卻有那麼多失戀故事？為何不讓我砌疊一個美麗的瓊樓？有時我想，就算愛情是一枚苦果，也要嚐過才算活過。有苦必有甜，也許短短一剎那就是生命中最美麗最永恆的一刻。我們還要求什麼埋怨什麼呢？

當愛情雨不再落下，鳳凰不知道開不開花？我偶爾發覺到每一棵鳳凰木都有自己的季節，或者就像每個人有自己的故事。長的短的，喜劇悲劇，主角配角，都可安排；就是不知道導演是誰。誰在你最失落時教你如何如何做？誰可以把你應有的心情明確地告訴你？誰讓你熱戀失戀？無數的問號，就叫做將來。

然而將來的年年歲歲，都會有愛情雨落下。



31900金寶

自從郵區號碼開始被啓用，我就不時提醒自己在「金寶」前面寫上31900。不論寄信或收信，看見這個數字總覺特別親切。心中不時在想常寫信給我的人一定也記得這數字，突然就覺得我們的距離很近了，因為我們共同記住了一些東西：我的郵區號碼和他的郵區號碼。其實那是件十分奇妙的事，五個阿拉伯字湊起一個意義不大的數字，却名正言順的代表了金寶——我出生我長大的小城。31900，突然在我生命中變得有意義，有價值。

金寶在整個吡叻的地圖中，只是很小的一個句點，北上二十四哩是怡保，向西南有海的地方走去是安順。這個小句點其實靠山而居，不很高的山，毫不誇張地靜立在太陽升起的方向，因此我們都忽略了它。直至有一天一位朋友說那座山其實離我們很



近，大家才驚覺自己就住在山的旁邊，可以看清山上的群樹，也曾經是與樹一起拔高的孩子。

從前的孩子如今都長大了，也集體搬家似的全搬去了首都或八打靈，讀書或工作。總之這小城再也不是久居的地方。但它却毫不在乎，依然保持昔日的風貌。兩條大街、兩間戲院、學院、醫院、警察局、觀音廟、教堂、大草場、露天茶座、巴利、百貨公司、火車站、巴士總站、日本花園……，都那麼甘於平凡，忠心地守着這小城。

一直來都覺得金寶是一個搖籃，用最古老的方法最平凡的手勢搖大許多孩子，好孩子壞孩子。有別人口中的才子才女，也有鬧事打架的流氓。最後他們都會遠走或高飛，一切功過成敗都無需計較。這個城鎮，每天午後仍然靜寂，像在午睡。大部份店舖都沒裝冷氣，只用那種吊在天花板上的風扇，無聊地轉轉轉。顧客也不多，店主常常坐在屋裡看下午的車子與塵埃。

着實安份得令人生氣，但它却能給人一種安心踏實的感覺。每次從都城回來，下了巴士走在馬路上，都有很強烈的歸宿感，真切地感覺到這是我的家鄉，腳下的每一吋土地都可以是我的。於是我常走得很慢，閒閒地瀏覽四週。景色通常是很少變遷的，除了最近新開了一間家鄉雞餐廳。在大街與橫街交接的地方掛上大大的紅招牌；白

天奪目，夜裡亮了燈更耀眼。很多年輕的大孩子愛坐在裡面，喝一杯冷凍可樂，吃歡樂薯條，談天，或從那大幅的玻璃窗子看街上的行人與車子。他們都似乎十分富裕，無論快樂或金錢。不像我們小時候，在學校的沙地上畫了個娃娃玩跳堂，或者選一塊水泥地玩單腳捉人。我們也快樂，但却是窮光蛋。當初一群快樂窮光蛋如今都生活在另一個城市，他們還快樂不快樂，還窮不窮？已經無法一一深知。只知道當初的沙地已長滿草，水泥地已出現裂痕。沒有人在乎沒有人惋惜，孩子們一窩蜂湧進家鄉雞餐廳或百貨公司，流連忘返。

不管如何我還是深愛這個小城鎮。它的樸素無華，沉靜安適，讓我覺得溫暖安全自在。記得媽媽送我到馬大報到時，長途巴士駛入吉隆坡市中心，媽媽說：妳這次到這裡也許以後一直都會住在這裡了。我點點頭說也許吧！心中有份無可奈何的傷感。回去金寶長住的可能性真的很低；即使不是住在吉隆坡，也不會是金寶。那麼這就是離別的開始了？以後回去，也只是短期的逗留，最後仍要離去。

以後它會以怎樣的風姿迎接我？曾經有好幾次外地的朋友到金寶玩，它竟瀟灑地多風起來，與晴朗的天氣配合得很好。朋友說金寶真多風呵！我但笑不語，想起平日的熱熱；原來這小城也會賣弄一點風情，讓來客有個美麗的印象。以後我回來時，它是不是也要賣弄風情？可惜母校的一列黃花樹已被砍去，不然我可以在多風時跑回去

看黃花飄落，碎碎的鋪滿地上。如今那兒只剩下一株鳳凰木，開紅艷的花。希望將來它仍會直立在那兒，年年歲歲開花。幾載花落，當另一批孩子長大離去時，這小城是不是依然氣定神閒，毫不在意？

我想它既會賣弄風情，一定也會本性難移。教人一點辦法也沒有。十年如一日的日子，它都閒閒地過了。就像那建在城角的火車站，十多年前爸媽常帶我們去拍照，多數是黃昏去。那時我和妹妹都是胖嘟嘟的，她手上永遠有一包糖果，而我懷裡常抱着一隻布做的白兔；在斜陽中真稚地笑。如今妹妹不再愛吃糖果，我的白兔也不見了，只有火車站在那兒擺着同樣的姿態，沒有太大的改變。長大之後在火車站也不再是爲了拍照，我們偶爾會在午夜時送一位朋友去搭車，一班人守候一列從南開至北的火車。十二時正笛聲就會响起，然後火車來了，一窗一窗的人在面前急速掃過。當火車真正停下時我們站的位置只能看到它的尾巴，於是我們常陪着朋友跑到前面去，看他上車，揮手，不久火車又一節一節地開走；宛若時光走過，沒有留戀，沒有感情。

很久以前有人說將來南北大道改在另一方，金寶就會變成死城。如今許多年過去，它仍然活着。夜裡有一街的燈箱，高高低低的照亮馬路。白天有喧鬧的巴剎，中午有坐滿人的家鄉鷄餐廳，傍晚有踢球跑步的大草場。它仍然活着，真叫人鬆了一口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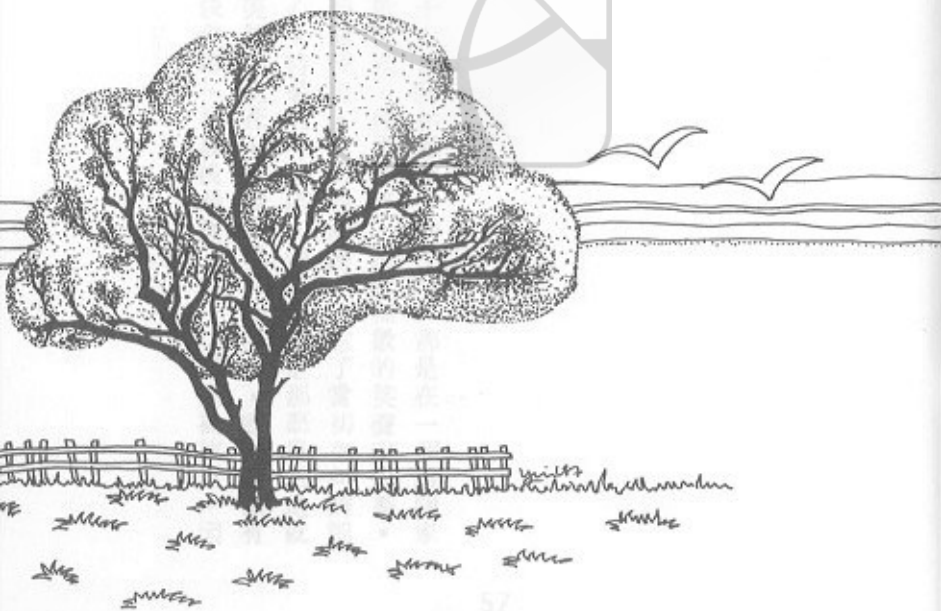
若果金寶死去，我就不能帶一些朋友回來看它了。尤其那些在文章中提起過金寶的人，他們一定要來看看。這個熟悉的名字和陌生的城一定要配合起來，才算完整，才算真正認識。所以金寶不能死去，要等我帶着朋友回來；去看那著名的瀑布，嚐嚐最好吃的食物，去母校看山坡與鳳凰木。下午或晚上走在街上，體會那種很安心的感覺……

到時它會不會又賣弄風情地多風起來？

這越來越古舊的搖籃不知道還會搖大多少代的孩子？孩子中是不是仍有才子才女和流氓？31900會不會永遠代表金寶？而永遠，又是什麼？我突然迷惑了。

唯一肯定的是：我深愛金寶。

馬大湖邊的日子



走入馬大校園

一 想家

與家的距離，好像和年歲成正比。十七歲開始過遊子的生活，那是在一個離開家廿四哩的不大也不小的城。我們叫它做歡樂城，住了四年，確有無數的笑聲與快樂。從只懂上學那道路到懂得整個城，時光靜靜流逝，我又得離開了。忘了當初如何辨認方向；每一條路，公共圖書館，購物中心，時裝店，花店，書檔；像是那麼自然地就認住了。而最後，只記得哪間花店有很美麗的乾花，哪檔書檔有蕉風賣，哪一條路有書局，哪間購物中心里有間叫大孩子的快餐廳。到最後最後，這一切都要被放棄。因為我又遊到另一個城了。



這次是離開百多哩的一個大城，它叫遊子城。我必須重新辨認方向，必須知道從什麼車站可以搭車回家；搭什麼車可以回到校園。而最大的分別是，我不能每個週末都回家；不能在禮拜天早上站在報檔前翻完所有要看的報紙。我是覺得孤寂的，想到百多哩外的家，弟妹紛紛穿戴好出去逛街吃早餐，我更孤寂。

幸而這裡的早晨有溫而不熱的陽光，穿過窗子落在床上。我可以伏着，把思念與記掛一一填入方格子內，然後重讀又重讀，然後投稿，等待它被刊登。好讓家里的人知道，我好想家，我在沉默地想家。

二 好想你

在我離家後的第二個星期，我的小妹妹寄來一張書籤，很可愛亦很感人的一張小卡片。上面有一個小女孩，無奈而且很喪氣地用手支顎，坐在一枝頗粗的樹幹上。她的布娃娃和小狗都被忽略了，她心中一定只重覆着一句話：好想你。看到這書籤的第一感覺是很溫暖，隨後却很想哭。我的小妹妹平時牙尖嘴利，得理不饒人。我們總愛逗她。她小時很愛哭，個子很小，於是我們替她取了很多很多綽號。她易怒，我們却偏要弄到她生氣。我以為她不在乎我有沒有在家，我以為她只是一個不懂悲歡離合的

孩子。但最先對我說「好想你」的竟是她。也許她也像我，把愛恨藏在心中。平時喊打喊殺、哭哭鬧鬧，像是毫無心機，其實是我看錯了。

三 音樂鐘聲

校園里每隔一小時就會播出一小段音樂，那聽起來像鋼琴聲但又更像鐘聲的，十分悅耳的馬來音樂，我們替它取了名字叫音樂鐘聲。我想它主要的工作是報時的，但它更娛樂了我們。

有一天傍晚，吃過晚餐出去散步。那時涼風習習，天色未暗，我最喜歡那個時候。當我走下一道頗美的梯級，竟聽見音樂鐘聲，清晰而響亮。美好的天氣、風景加上音樂，讓我覺得異常快樂，覺得世上沒有什麼不能解決的事，覺得人生是多麼美麗。當時多希望有一個人來與我共渡那時光；一個愛我而我亦愛他的人。雖然沒有鳥語花香，也不詩情畫意，但却讓人在快樂之餘也感到平靜安祥，或者還有少許的甜蜜。

我的窗有一幅長長的窗簾，若隱說它很美。於是有一天早上我躺在床上，細心欣賞它，的確是很美。可是後來當我在掀開窗簾，竟發覺窗簾後的風景更美。那是一片無云的天空，完全蔚藍。躺在床上可以看見天空，可說是一種享受。而當我正在想像一輪明月在窗前的情景時，有云飄過來，很快地霸佔了整片天空。我有點生氣地不再看它。但稍後又發覺那些云已消逝得無影無踪，果真千變萬化呵！而它是否能代表流浪的人？居無定處，漂漂泊泊，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家？

我其實是很愛云的，像愛風一樣。愛它的來去自如，愛它自然不造作。直至有一天我發覺它原來是個流浪人，愛中就增加了同情。我想我比它幸運多了，因為我有家。百多哩的思念總不比天涯遠吧？於是我又很安樂了。

四 黃昏雨

宿舍窗外的雨，總在黃昏時落下，連着冷冷的風把晚霞逼走。不過我不在乎。很喜歡在屋子裡聽雨，淅淅瀝瀝或嘩嘩啦啦，都有它自己的節奏。而看雨，又是另一種經驗。可以邊看邊想像雨是如何落下來的。可以在水潭中看一個又一個的漣漪，散了又聚，散了又聚，永不甘心。

三點黃昏雨，落得衆樹喧嘩，落得令人善感起來。天色欲暗未暗，相信月亮星子都避雨去了。只剩太陽在硬撐，因為它還未下班呵！



湖畔日子

又一次經過馬大湖畔，數朵紅蓮欲開未開，像一個個抱着心願的小女孩，仰頭向上天祈求許多幸福。我不禁停下腳步，細心留意每朵蓮的姿態神情。其實來來回回也不知道經過湖邊多少次，但總沒有特別注意它；即使那些被其他同學稱為「妳的詩人朋友」的人一再提起，說今天蓮花開了、說湖邊的燈矮矮的十分好看，我仍是匆忙地走過，從來沒有停下探問什麼。可是這次却被滿懷期盼的紅蓮吸引住了，突然想到自己是不是其中一朵？等待綻放，等待幸福。

那種心境，從踏入馬大那天起就有了。也許是圖書館有太多的中文書，宿舍外又有太多的相思樹；總使我迫切地希望擁有它們——學識與愛情。第一學年住住宿舍，三樓的窗外有一小片天空，有雲塊緩緩飄過，有時圓時缺的月亮，有傍晚的斜陽與霞

光；日子變得美麗多情。每天早晨踏着一路的相思葉子上課，心里想着什麼時候能俯身拾起一片自己最鍾愛的，夾在講義中陪我上課。講堂總是那麼冷，讓人感覺雙手的血液都快凝結了；常想把手塞進另一隻溫暖的手里，汲取暖意。但身旁的人都自顧不暇，猛搓手喊冷。我就更渴望那片葉子早些掉落了。

講堂總是那麼冷，老師們却都沒有穿上寒衣。他們不怕冷啊？我一直在想。心神一分散，也就忘了平日的大志願。鄭老師講的中國通史，一個個朝代從興到亡，總有一場大廝殺，一個昏君。我們冷靜地看着中國在一冊冊書中改朝換代，輝煌或腐敗都那麼的遙遠。腦子里只記住了老師常說的：「這都是因為人性的弱點呵！」也許那才是永恒的。不論在那片海棠葉上還是在這半島上，處處可見。海棠葉上數千年的功過成敗，隨書頁一張張翻過去，音樂鐘聲響起，我們合上書說：「秦朝完了，下次去漢朝看看。」笑過之後不免感嘆時光易逝，一生其實不長，大學三年就更短了。於是又赶快把大志願記在心中：要讀多多的書，要做真正的大學生。

原來大學生也愛聽故事，每次都被林老師的故事惹得開懷大笑。從陌生的經史子集中聽到一些熟悉的故事，我想起小時候坐在矮櫈子上讀的兒童樂園、南洋兒童；也忘了當時有多大，只知道很小就與書結了緣。家里有個大書櫥，櫥里有一疊疊的兒童樂園，還有很強烈的樟腦丸氣味，那就是童年的書香了。依稀記得當時很快就讀完大

櫥子裏的書，然後是重複地翻看，同時等待新的兒童樂園出版。等待的心情，我很小的時候就懂得了。

上大學後圖書館變成我的大書櫥，可是呵那些書怎麼樣也讀不完。除了歷史、國學，還有楊老師講的詩歌，無數詩集聚在一個架子上，彷彿是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等詩人一字排開站在那兒，有一種陰清淒清的氣氛，頗嚇人的，尤其是發覺四週一個人也沒有時，就更加心怯了。仰頭找書時常想到若那些書架忽然倒下，書本像磚頭一塊一塊打下來，那我一定葬身書堆中。而我還未讀上十分之一的書啊！死後一定不甘心。

也許是大一時間較多、功課不重，總愛胡思亂想，連最神秘的死亡，最遙遠的來生都想到了。上大二後就實際得多，搬離宿舍，改搭校車上學；沒有三樓的窗子，沒有一路相思。一個又一個的活動，一篇又一篇指定的功課；忙上課忙開會忙搭車忙吃飯，真是塵世上的俗人，人間煙火都吃盡了。那樣是不是成長呢？一年之間拋下了幻想與遐思，學習寒喧與交際，那樣是不是成長呢？而我仍堅持着某些年少的美麗心思，在忙碌的生活中拾掇一些些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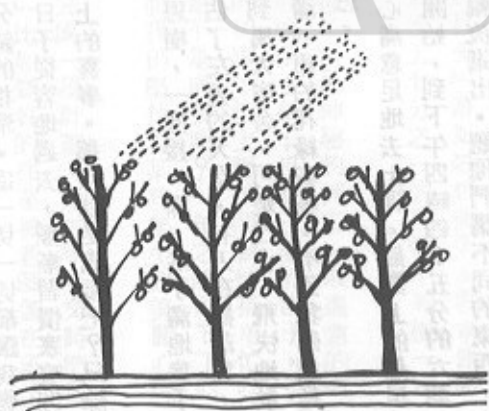
塵世上也有令人心悅歡愉的事啊！比如順利地完成一項計劃。比如學日文時把動詞弄錯，老師糾正我們說：「麵包是不可以喝的。」比如做好的作業被老師選在班上

「呈獻」。比如每天午餐時間在文學廣場上四十五分鐘的相聚。這一切一切都讓我覺得每日帶一點快樂回家，堆積起來就是很快樂了。日子從容地過去，漸漸習慣寒暄閒談，偶爾幫忙傳播一些同學間的佳話，完全是塵世上的喜事。那樣就是成長吧？只除了蓮花未綻放，相思葉子也久不見踪影了。

有一天突然發覺校車經過的大學路也有一排相思樹，一棵接一棵，落了滿地葉子；心跳不禁加快。從巴士的窗子望出去，相思樹霸佔了左邊的天空，有人在掃落葉，陽光就篩在那些人身上。多麼熟悉的景象，彷彿回到馬大宿舍，可是巴士飛快地駛過去，我回頭望，只看見身後過高的椅背，還有掛滿一車的花綠衣裳。不過我們還是重逢了，雖然只是匆匆一瞥，日子裡又有了一路相思。

重逢之後每天上學時總好好地看它一會，然後心滿意足地上課。最愛上的是星期五的課，一整天都是中文。從早上九時的訓詁學開始，到下午四時四十五分的六朝文選，我們看着鄭老師、鍾老師、洪老師、林老師輪流進出。聽他們講不同的東西，又自然地想到要像他們那樣，有滿腹學識。那是我的大志願呵！不過每次聽鍾老師講五四運動文學革命時，又覺得自己很渺小。我們雖然也有一伙人在談文學，有時涉及社會政治；但對好多事仍是無能為力。只能為死在亂槍下的聞一多嘆息，不敢想自己或自己的後代以後怎樣。我們真的很渺小，在這所謂的太平盛世中。

或者就只做一个平凡人吧！像紅蓮一樣浮在水面，擁有一個小小的願望。等待最燦爛的綻放，然後凋亡。那也算是完成了一生。



第七宿舍與我

一 輕數日子

八六年開始時，不知道為什麼，無意中放了很多日曆在房里。有貼在牆上的，站在桌上的，也有掛着可以一張一張撕去的。時時刻刻都在提醒我日子很快就過去，要好好地活。於是我常對着那些日曆，輕數日子。回望過去時會心驚胆跳，原來很多事情已成云煙。等待未來時却有點急不及待，怎麼那一天遲遲不來？

就是這種心情，讓我迷惑。不知道是我踏着日子走過去，還是日子踏着我不過去。不過我肯定會先到盡頭。因為日子，根本沒有盡頭，我想它會很疲憊，它一直在與

人競走呵，而且常勝，怎麼不累呢？

或許是快要過二十二歲生日吧，對日子總特別敏感。強說愁的歲月已過去，竟感覺生命中的很多東西，說了再說，仍屬徒然。

日子被框在日曆中，一格一格。但仍會偷偷溜掉。到我發覺時，也許又要換上另一份日曆了。

下次一定不放那麼多。

二 C三一六室

那是馬大第七宿舍C座三樓第十六間房。房門貼着一張紙，用國文寫着×××，文學系一年級。那是我的房間呵，小小的一個空間，收藏着我的書本、衣鞋、吉他、錄音帶、餅乾、無數美麗書籤、稿件、還有我的歌聲和喜怒哀樂。曾經熱鬧，也曾寂寞。不知不覺住了半年，對一桌一椅都有了感情，我才想起，我快要離開了。

不捨的感覺往往在最後一刻才生起，而且越近離期越震撼人心。當我關上錄音機，收起輕響的風鈴，拆下所有生日卡書籤；我知道，這房間會變成一座死寂的孤獨城。直至下一位房客搬進來，才恢復生命。

誰會是那新房客呢？我常想。她會不會也讓歌聲播滿整間房？會不會尋找蛛絲馬跡，猜猜上一位房客是什麼人？就像我偶爾猜想那樣。但我們都會不留任何痕跡地離去。我無法探究從前的情形，她也一樣無法探究現在的情形。就是那樣一個搬出一個搬進，無數歲月在熱鬧與寂寞之間過去。也許到最後，我們每個都忘了曾有這麼一間房。在漫漫路途中，這只能算是一個很小很小的驛站，我們還要遠行。

三 等待

每次晚上經過女生宿舍的出入口，總看見有男孩子在等待女朋友。這使我想起若隱的一首詩：「相思樹」。她如此寫：

樹下是個巴士站子

一大清早就在那裡寒手寒腳的

等

總覺得那等待的人不是等巴士，而是等一個人。奇怪的是我一直認為那是一個無奈又無期的等待，帶着濃濃的悲劇味道。不像女生宿舍前的男孩子，他們肯定會等到女朋友，然後甜甜蜜蜜地出去。

每次讀「相思樹」就有一份淡淡的傷感，那個在冷凍天氣苦苦守候的人，真不知道要守多少個寒手寒腳的早晨。看着相思葉子一片接一片的墜落，他心冷不？倘若換成我，我想，也會一樣等下去。

一向來就和「等」有不解之緣。小時候約了同學，總是我先到，然後耐心的等了一個又一個。長大之後對很多不敢積極爭取的東西，都只好等。靜心地，寂寞地等。不知不覺等成習慣，竟也能從中尋到樂趣。但那千萬不要是個無期的等待，千祈萬求，不要是個無期的等待。

四 臨別

在我們那一層樓中，我是最早考完而房裡又有很多書看的人。於是那些仍在啃書的女孩要鬆弛精神時，就過來坐坐，聊一會兒，甚至有人把書搬過來讀。「下午茶時間」時，每個人帶一些食物過來，像開茶會一樣。想不到我的小小房間會變成休閒處，不過也好，可以打發我剩餘的時間，驅趕一些偶爾侵入的寂寞。

晚上過來的都是已經考完的女孩，大部份是來借書看，我讓她們自己選，結果被選中的是一些雜誌，過時的禮拜天彩報，英文故事書等。楊牧、洛夫、簡楨、方娥真

的書，她們一句看不懂，就被冷落了，我總是輕輕一笑，無奈地搖搖頭。

早上她們都不會過來，有的是去考試，有的在自己房裡啃書。而我，扭開錄音機，對着一個小窗子，專心寫稿，很喜歡這種日子，功課已被拋在一旁，每天捧着一本散文集，翻翻看看，十分輕鬆。

但這樣的日子已所剩無幾。還有三四天我們就搬出宿舍了，像一隻隻倦鳥，飛回家鄉。有個女孩子說：「我捨不得她，想起來真想哭。」我也一樣。本以為沒什麼好留戀的，可以瀟灑地走。誰料臨別這一刻，才發覺有好多東西讓人懷念，比如這一班女孩子，比如我另一邊房的馬來室友，最近她常跟着我唱「我是不是該離開你，……」。比如時常沒有水的洗手間，那是我們平常相遇的地方。比如宿舍外的一排相思樹，比如晚餐後的散步……，很多很多，都在最後一瞥中美麗起來，教人依依不捨。她們都說下一次再見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我突然想起瓊虹的詩，「下次再見，已經中年／我一定變得傳統而平凡」。我們的離別，該不會那麼長久吧？

最後我們笑說：「明年十七區見。」

心情

有一個傍晚，爲了陪 Oh Oh 去看成績，我們從宿舍散步去經濟學院。一路上都沒有風，雲壓得低低的，快要下雨了。這些日子天氣總讓人有想哭的感覺。好像有無限委屈，埋在心中發洩不出。

經過文學院時，發覺所有長廊石徑都沉寂得令人心慌。平時鬧哄哄的文學廣場如今像曲終人散後的舞台；空桌空椅，廢紙枯葉，沉靜且落寞，一場戲是結束了。第三學期的尾聲，每個人都洗去粉墨，讓一顆心凍結在圖書館冷冷的空氣中。誰也不敢多



情，誰也不敢善感。

而我偏偏有想哭的感覺。不知道是因為天氣，還是因為担心一些事情會成為雲烟。散去就不再美麗，散去心就空了。

空心是不是像死在路旁的相思葉子，麻木地任人踏過去；或者像下雨的屋簷，再大的雨也不過是一嘩嘩啦啦。雨季是那樣，不是雨季也是那樣。沒有什麼特別。

Oh Oh 考了個A，滿心喜悅地又折回去宿舍。很想問她妳現在快樂嗎？但還是忍住沒問。我們加快了腳步，因為天色已暗，雨意漸濃。天可能要痛痛快快地哭一場了。

二

其實那是個很好的日子，年初二晚上，一班老同學帶了一隻蛋糕兩瓶酒來，高高興興的，很有新年氣氛。酒是喝不醉的那種，一瓶紅色，一瓶白色；滲起來變成淡淡的粉紅，十分好看。我們忍不住喝了又喝，到最後竟有點像借酒澆愁，出奇地有了不輕的醉意。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呵。可是那不是甜蜜快樂的醉，而是帶着輕愁的醉。夜越深人越靜，每個人都默然。離別的味道越來越濃。我看見其中一個人眼中有

萬般不捨，好像這一別後不知道隔多久才見面。是的，每一次相聚都担心那是不是最後一次。常常說我們可能要散去了，好像不很在意，其實緊張得很。這是最後的一個圈子，代表小學時代的童稚，中學時代的年少。散去就表示以前的已告一段落。再也沒有人跟你談起五年級時如何單腳捉人，中三時如何手忙腳亂地又要出版年刊又要應付會考。你自然會漸漸忘去，很久很久以後只剩下一片模糊。至於該不該覺得惋惜，已無從追溯。

我想我們以後還是不要喝那種酒。大美了，總令人多愁善感。或者應選擇可樂，無憂無慮似的。而且它的英文名「Coke」在我們慣用的廣東話中是「曲」。曲曲直直，生命路途就是如此，也該釋然了。

三

新年之後就進入長長的考季，這些日子，快樂和不快樂好像全躲起來了。於是偶爾伸伸懶腰，仰起頭看天，就覺得那一大片無雲的晴空，是我的心情。

已經四個星期了，每天在宿舍、考場、圖書館之間轉。走在路上只會想到今天陽光很暖，或者今天的試題會如何出？圖書館多不多人？信箱裡會不會有信？瑣瑣碎碎

的想起一些過去的事。就是忘了去計較，自己到底是快樂，還是不快樂。

其實忘了也好。那種平靜的心情才是最珍貴的。無意中看見一些美麗的事物，心中掠過一陣喜悅，比起狂歡更令人留戀。就像頭上那完全蔚藍的天空，走了很遠很遠才看見一朵雲，於是雲也變得十分可愛了。

有一天夜裡做了一場惡夢，早晨醒來很想見爸爸媽媽。心裡覺得好奇怪，那個夢根本與爸媽無關。或許是因爲一直覺得家是一個很好的庇護，凡有不如意的事，就想到回家。但我仍不放心，趕緊撥個電話回去。聽見妹妹說家裡一切都好，才安心去考試。寒意漸出，雖然已暮冬，但還未盡出料中的。過去之對妹意，亦已淡。

進入考場，燈火光明，冷氣開得太大。那是最容易令人忘去感情的地方。

講堂裏的春天

今年我選修了科學文選，在那很冷很冷的講堂上課。每次拉開門要進去時總被室內的寒意驚住，雖然已有心理準備，但那兒永遠比預料中冷。進去之後就急急忙忙穿上厚衣禦寒，邊搓雙手邊顫着聲音說話：實在太冷了。但洪老師卻說那樣像春天，微微寒冷，讓人倍覺清醒。我們輕喊：「那冬天我們都不用活了！」

去年一整年在文學、經濟、人類與社會學中打轉，如今重遇科學，才知道我們的距離已經那麼遠。老師問：你們知道地球有多大嗎？全班同學默然無語。他又問：還記得光的速度有多快嗎？我坐在前面第二排，不敢正視他；因為我忘了。光的速度，那是很久沒有去記去想的事了。我倒想算算時間的速度，看它如何一去似箭而永不回頭。

那一堂課就在我半陌生半熟悉、半清醒半迷糊之中上完。我們換到另一間講堂，比較暖和，涼意直沁心坎，很舒服的感覺。那才是我想像的春天，很開心很快樂的春天，因為老師又說了一個笑話，全班哄堂大笑。笑聲中透露了真正的愉快，還有年輕。

我突然想起某一個星期四晚上，我們在文化中心的練習室合奏「花好月圓」；笛子獨奏的輕鬆旋律以及後來琵琶、楊琴、二胡、中阮、三絃、大鼓等加入的熱鬧氣氛，使我想到新年，和春天。那夜十分涼爽，我們前後都是鏡子，映出無數的自己，眉梢有淡淡喜悅。左手握着的二胡原來也能拉出快樂的音符。春天已移到練習室來了，這次我們算的不是光的速度，而是拍子。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漸快漸快，喜悅由淡轉濃，春意更濃。

春天已由講堂移到練習室，從科學到文學到音樂，從理論到文字到音符。也許會倒轉回去，也許不會。

也許，春天一直都躲在我心中。

小巷子的夏天

七月開始，第二學年也開始。我搬了一個地方；在戲院與無數店鋪附近，鬧中取靜。那兒有很吵雜的人聲，有巴士、的士、汽車、電單車走過的輪痕。但只要拐入我住的巷子，一切都靜下來了，也安份下來。兩排相對的雙層房子，安適地相望，沒有太多的話語。我在想住久了該會練成氣定神閒的功夫吧？

搬進去第二天就發覺那地方相當燠熱，比起馬大宿舍熱得多，像炎炎的夏天。由於沒有大樹，走在街上時感覺陽光灼肉，有輕微的痛楚；身上直冒汗，走一圈回來連髮腳也濕了。那時就十分渴望有一場大雨，傾盆倒下來；渴望一雨成秋，代替那炎夏。

但那兒總是晴多雨少，特別是晚上。也幸好是晚上，太陽沉下，氣溫降低；只要

心靜，仍然會覺得有一絲涼意，經窗入室。

一個難得清閒的夜裡，我伏在窗前那略嫌過高的桌上，看夜空月影，那是很晴朗的晚上，九時已過，收音機播着一連串的抒情歌曲，心中感覺安適祥和。偶爾有一對情侶穿過巷子，形牽形，影疊影，切切細語，小巷子立刻充滿浪漫氣息。難怪印象合唱團要唱：有人說，相愛總會在夏天。我會心地微笑。

其實在家鄉也有夏夜，我和妹妹們愛搬了椅子到園子裡乘涼聊天。天南地北，不停地談，直至夜深。那時才真正瞭解甚麼是手足之情，那種無私、無條件的愛不是隨便可以付於別人的。很多秘密或私事都在夏夜裡坦誠地公開，也只有樹影與虫鳴知道，情深是甚麼。

而當我在小巷子的夏天裡獨坐時，她們在遠遠的家中做些甚麼？那兒是不是一個同樣晴朗的夏夜，有情侶經過，有搖扇子的閒情？突然很想家，想知道她們又談了些甚麼。有沒有在等着我回去？到時那兒也許已不是夏天。

但在小巷子，夏天還會綿延下去。

書架間的秋天

上午十時許在圖書館讀完「徐志摩新傳」中的「愛的追尋」，突然覺得寒意很重。四週靜悄悄的，偶爾有人翻書或輕步走過，發出像葉子跌落的聲音。我想起了蕭瑟的秋天。

秋天真的是分手的季節？港台的歌曲都如此唱。不知道徐志摩對林徽音的愛堅持了四年多之後，是不是也在秋天結束？那一段愛情，梁錫華認為是哀情。而我，我讀畢後只能無言地嘆息。對面的一排椅子都空着，沒有人與我說話；即使要說，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關於愛情，我們談得太多也聽得太多，最後才發覺話語不能完全詮釋心情。愛和不愛，付出和收回，都不是幾句話可以說清楚的。

於是我選擇沉默。在靜寂的圖書館中緩緩翻動書架，感覺有些事只有自己才知道。

了解，好像小小的秘密藏在心中，很私人，也很充實。手上的書剛好翻到「婚後生活」，我又集中精神讀下去。徐志摩後來娶了陸小曼，他以為會很幸福，誰料那卻是一個錯誤的抉擇，而且不能言悔。他沒有幸福過，從林徽音到陸小曼到意外身亡。

這次我不再嘆息，但寒意是越來越重了，宛若秋天慢慢走近，心中冷冷空空。一生到底是什麼？幸福又是什麼？有人在遠處拉椅子，一聲巨響打破整個早晨的靜默。我抬頭看他，是一張陌生的臉，臉前是一疊厚厚的英文書。我在想他知不知道徐志摩？有沒有想過一生是什麼？他專注地讀書，彷彿可以不問世事。也許那樣才是最幸福。

十一時四十分，我蓋上手中的書，收拾東西準備去上課。臨行前暗暗跟秋天道別，該是秋末吧？那麼冷。不像老師說的秋高氣爽，心曠神怡。但我知道只要推開門走出圖書館，就是夏天。

肯定是夏天。

心中下雪的冬天

有一陣子總是覺得心中有莫名的傷感。生活越來越忙碌，接觸的人越來越多，腦子却越來越空白。日子中滲了不輕不重的苦難，只有自己才感覺到。隱隱覺得快要失去一些東西，但總無法決定該捉住還是放棄。很多很多的問號，很多很多的猶豫，在如水流過的歲月中徘徊不去。

於是我常不知不覺的哼着溫任平老師的「一場雪在我心中下着」。那個C調譜成的歌，速度頗快，但仍能捕捉無限傷感的心情。快速的是時光的流逝，而傷感，總是那麼厚重的積壓在心中，像積雪。心中下雪的感覺，我真的領會到了，一片刺骨的冰冷，孤寂，說不出的苦難，宛若雪花紛紛飄落，飄落……

積雪越來越厚，感覺越來越像冬天；沒有溫暖，不敢愛的冬天。除了冰冷，還

是冰冷。想像中心房早已冷得僵硬，總有一天會停止跳動，因為心中一直在下雪呵！

最近突然發覺雪已停，常有一抹奇異的溫暖掠過心頭。積雪要融化了，化成小小的溪流，緩緩游走。在這時候我却需要唱「一場雪在我心中下着」，與五位朋友一起，在台上正式的唱。我們似都沒有太嚴重的不快樂，練習時還常談笑，把音調拉高拉低，結他撥得又快又急，彷彿有些忍不住的歡欣要從弦間跳出來。冬天是真的過去了，我們唱完那首歌之後，所有的積雪隨着融化，心中換了另一幅圖景：陽光暖暖的春天。

一直來都有點嚮往溫帶的四季，在這終年都是夏的國度里，我只能靠想像了。比如自己是在春天出生，朋友在秋天，鳥語花香秋高氣爽，都是美麗的季節。而我亦常對人說，生命中有四季的啊！那是一種無法解釋的奇妙感覺，宛若心情的轉變。

一下子又回到春天了。

寂寞娥眉月

1

一個很涼的夜晚，我從宿舍走出來。一路上看見樹影重重，葉子被風吹得很開心，輕輕地發出笑聲，彷彿已得到機會表現自己。葉子本來就是要為樹發出聲響的，若它們是樂器，那演奏者必定是風。它們何必那麼洋洋得意呢？若沒有風。它們何必那麼洋洋得意呢？若沒有風。它們還不是啞然無聲？我不禁苦笑，世上太多人像葉子了。

我在上斜坡時看見一彎娥眉月，靜靜躲藏在一棵樹的梢頭，無限寂寞。我本想放慢腳步，以散步的方式走去；但一個人散步似乎落寞了一點，於是我又急急行過。也

許每個人都在掩藏他們的不快樂，每天忙忙碌碌，似是很充實，其實很空虛。也許每個人都在躲避寂寞，跑進人群里刻意笑鬧，但內心的寂寞依然存在。曲終人散，獨自走回家時，只有影子默默追隨。

我在幽美或特別的景緻中會想起很多事，快樂的，悲哀的，如今的，或者將來的。尤其獨來獨往時，想得更多，也真正感覺到自己的存在。但久而久之漸漸發覺思想也許帶給我們更多哀傷，特別是回憶。因為快樂的往事總是那麼模糊，越想深深記住就越記不住。而令人覺得悲哀的事，總是那麼清晰的印在腦中。你會清楚地記得別人如何刺傷你，傷得多重；可是記不清自己曾經有多快樂，或者從未快樂過。

當娥眉月寂寞地凝望人間，她們感覺到有人亦同樣寂寞？在許多高大的樹木之下渺小得像塵沙，但却有無盡的寂寞與悲哀自心底湧出。真希望如一股輕烟，讓晚風吹散。不必再想下去，不必再面對恩恩怨怨，不必再記掛任何人。也許那時會是一生中最平靜安詳的一刻。

2

當娥眉月來到我窗前，她亮了許多，但依然寂寞。我真希望她正擁雲而睡，睡去

就不知道寂寞是什麼了。或許還可以選擇一場甜夢，夢見快樂如泉水不斷湧出，淹過大地，淹過花花樹樹，人人物物。夢見所有人都以真誠相對，發自內心地關愛對方。沒有虛偽、沒有自私、沒有偏心，也沒有企圖。那該是多美好的世界，我們甚至不必裝瘋扮傻地避過種種不愉快，不必在別人有意無意地刺傷你時假裝什麼都不知道，仍然開心地呵呵笑。最悲哀的也許是把一切看得清楚透徹的人，看見一枝枝冷箭射來却必須以笑相迎。心中或者已哭了千百回，只是無人知曉。

真的希望娥眉月安心地睡去，不必看塵世的糾紛。若她是個柔弱多情的女子，她必然失望，也許還會因此而生病去世。假使他是個堅強硬心腸的漢子，那他可以冷眼旁觀，看世人如何明爭暗鬥，又如何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君子。或許到最後，娥眉月寧願選擇寂寞。

人類以外

一 黑蝶

有一隻大黑蝶突然飛進我房里，停在牆上久久不去。當時我正寫着一篇散文，提及今生、死亡、來世。我的室友先發現牠，她說要赶走牠，我說不要。然後把傳說告訴她，我說那可能是死去的親人來看我。她說她怕，我却勇敢地說不需要怕的。其實自己也有一點心寒。

寫好散文牠仍在。我心中悄悄地問：你是誰呢？你來看我，我不是生活得好好嗎？你為何不離去？你嚇着我了你知不知道？可是牠仍無知覺地貼在牆上，風扇把牠的

雙翼吹得搖動搖動，有種楚楚可憐的味道。於是我下定決心不趕牠，讓牠自動離去。但當我要上牀睡覺時牠仍不捨得離開。我拉窗簾的聲音把牠嚇得飛去另一幅牆，就在牀頭，又是一次緊貼不動，我無奈入眠。

午夜醒來，牠已去。失落與安心的感覺同時升起，真矛盾呵！我翻一個身，擁被再睡。也許從夢中可得知牠是誰。

二 盲魚

家里養了一群金魚，每天忙忙碌碌地在缸里游來游去。但有一尾却是盲的。我們都特別照顧牠，放魚料時要肯定牠有吃到。住在隔壁的舅舅和表妹很愛替我們餵魚。有一天我對正餵魚的舅舅說：今天我們已餵過很多次了。他竟說：我餵那尾盲的。

而餵盲魚的方式是把魚料放在接近牠嘴邊的地方，讓它一游前就吃着。這種細心的照顧有讓人落淚的感覺。總是覺得那盲魚是幸福的，有那麼多人愛護牠呵，即使沒有了雙眼也能感到綿綿的愛意，來自每雙餵魚的手。

我常在想，盲並不是完全不幸呵。閉上雙眼，世界在腦中美麗起來。可以把一切想像成無限美好，自己設計一個天上人間。只要不悲觀，只要有愛，盲了仍能活得快

樂。

我家的盲魚，相信牠是快樂的，因為我們都愛牠。

三 胖貓

我想呵，在我四週的動物之中最幸福的該是「貓兒」了。牠是家里的寵物，更是爸爸的心肝寶貝。

牠很小的時候就被媽媽撿回來。那時瘦瘦小小、無限可憐的樣子，可是眼睛却亮得出奇，純純地張望世界。長大後牠胖了起來，我們才知道原來牠是隻高大的貓，而且神氣。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爸爸十分在乎牠。下課回來總問我貓兒吃了沒有，昨夜有沒有跑出去。晚上牠伏在爸爸身旁看電視，爸爸就覺得很安心。我真有點驚訝，原來一個人可以對動物付出那麼多的愛。那爸爸一定深愛媽媽，也深愛我們。

然而太多的愛會不會是一種負擔？若果貓兒是人，能直接感受那份愛；牠還會不會徹夜不回？或者出去打得遍體鱗傷回來？這樣會讓人担心又痛心的呵！牠該更愛惜自己，這隻幸福的胖貓。

凌晨一時出發

那天是國慶前夕，也是中元節後一天，午夜十二時左右我們在找地方吃宵夜。找到地方已是凌晨一時，有人說我們是在吃早餐，一桌人呵呵地笑。圓月就在頭上，在很高很高的天空靜靜聆聽我們的笑語。如果傳說是真的話，該也有些魂，在我們身旁遊蕩。

有一刻的靜默。也許每個人都剛好想起一些心事。而我，突然憶及剛剛路過的殯儀館。兩隻大白燈籠，香燭，冥紙；聽不見哭聲。死去的人還未入棺，僵直地躺在一塊黃布之下。我在電單車飛駛而過的一刻竟能捕捉那麼多，自己也有點意外。可是那一幕却是真真實實的印在腦海中。我在想，兩個星期後我再經過那兒，肯定會有另一宗死亡。那本是離不了「死」的地方。

當我想着這些時，有人提起他明天要去接生，生命是多奇妙呵！在同一時候，有人撒手離去，也有人以一身純潔跨入。也許就在那一刻，離去的人把責任交給到來的人，但我們都不察覺，也不知道誰會來接替自己。

我很喜歡「生生世世」這幾個字，但不知道自己的前生是甚麼，來世又是甚麼。對生命、對死亡、對於所謂的輪迴，真有很多的疑惑。而我總是時常想起死亡，甚至會不呼吸，嚐試「氣絕」的滋味。這種玩命遊戲到後來還是停止了，因為有人說那樣對心臟不好。我畢竟害怕英年早逝。

每次撐傘走在狂雨中，我擔心一個雷劈下來，把靈魂劈散；所以很怕雷聲。但後來發覺會劈死我的是那一道閃光而不是雷聲，就更担心了。因為防不勝防呵！也許連那閃光都未看見，就在雨中倒下，全身發黑；死得多不美麗。

還是停止想起死亡吧！想那一桌人呵呵的笑聲，想醫生朋友如何迎接新生命；或者，想來生。為來生預定一個美麗的身世，構思一段合心意的人生，（來生我仍想做一人）一定像寫小說一般快樂。要哭要笑、要甜要苦、要誰來愛我，一切由我自己決定；那該是多愜意的事！那時我會選擇做一個男孩，仍然寫作唱歌。二十歲之前不涉及愛情，二十歲之後全心全意愛一個自己鍾情的女孩。我一定不像夏濟安那麼矛盾那麼優柔寡斷。當然也不像他那樣早逝。那時的我不要大富大貴，只求像楊牧，有寫不完

的詩和散文。寫給我的情人，然後妻子、兒子；或許我還有一個漂亮的小女兒。你看，那是多令人開心的事，若果真能為自己砌一個來生。

就讓我繼續想下去。想我那漂亮的小女兒。希望她適合留一把長髮，時而以彩帶束起，時而披肩，時而戴一個美麗的髮夾。希望她也寫作唱歌。希望她溫婉文靜，但外柔內剛。或許她會有少少任性，因為爸爸太寵愛的關係。可是不要緊，人必然有缺點。太十全十美反令人担心。就把我今生做不到的寄附她身上，我來生的小女兒，我必深愛她一如愛她的母親。這是一個提早一世許下的諾言。

也許每個善感的人都必須從夢幻中取得快樂，世事有時候太令人失望了。你看，我竟要逃到來世去。今生還未過完呢！然而那是我快樂的源泉。在最苦惱時我甚至希望失去記憶，或者像個瘋子在街上歡樂地狂舞。無法控制這種恐怖幻想，也不懂是不是逃避現實。總之，那樣也許會比較快樂。

噢，不。我肯定會比較快樂。

未完成的八角形

我在婆婆的生忌那天去阿姨家拿回她一部份的遺物。其實一切只是巧合，那天是禮拜天，我並不知道是婆婆的生日。忘了問阿姨，我可以不可以跟婆婆說：生日快樂。

死去的人還有沒有權利快樂？他們活在怎樣的世界中？或者他們已全無知覺地睡在一杯黃土之下？我一直在找尋答案。但很多時候，我寧願相信他們擁有另一個世界，一個沒有紛爭的世界，每具魂都過得平靜安祥。因為我的爺爺、阿嘛和婆婆都住在那里。

手里提著兩個大盒子，是婆婆生前的心血。她和幾位姨婆把布碎剪成一個個八角形，費心思地縫好，湊好顏色，砌一張漂亮被子。我不知道這歷久以來她砌了多少被

子。只知道她打算砌給她鍾愛的孫女兒們。而我，也擁有一張。她給我時曾笑說：「給你當嫁妝。」後來她去世了，媽媽却一直不肯讓我把被子拿出來用，她說那是婆婆給我的嫁妝。我笑笑，也不堅持。結婚？我記得婆婆說過，讀飽書才結婚是最聰明的，可是她却看不見我進入大學。

記得小時候，常跟着婆婆周游列國般，有時住在吉隆坡大姨的家，有時北上吉打小阿姨那邊，有時回到金寶，那時我家在街上，她則和舅舅住在一個住宅區里，每次回到金寶，她總問我：「你要先回家還是去我那邊？」出外許久，我是十分想念爸媽和妹妹的。所以總說要回家，於是她就讓我在家下車，然後的士載她回去。

上了小學就不能跟她周游列國了。但每次她從外面回來總買了東西給我。後來我們搬家，就住在婆婆隔壁。本來是有更多機會看見她，但那時我漸漸長大，功課啦、學會啦、壁報啦一大堆東西忙，成天不在家，她總說我沒心肝。我却不很在乎，覺得她有了那麼多小表妹，也夠她疼的了。

當我覺得我應該愛她，並且要以行動告訴她我愛她時，她已病危。有一個深夜，一通電話從吉隆坡撥過來，說她可能過不了第二天，她結果真的過不了。臨終時她見了頗多親人，但沒有見到我，我不知道她在乎不，但總暗暗希望她在那一刻忘了我，可以少一份牽掛。而當時我在另一個城讀書，中午守着電話，一響一驚心。可是始

終逃不過那噩訊。

帶着婆婆那些未完成的八角形回到校園，經過文學廣場時我在心中對婆婆說我已讀大學了。明天我會把您的布碎帶回家給媽媽，讓她替您完成最後的一張被子，今天是您生日呵，我多想跟您說一聲生日快樂。但一切已太遲了。

每次遇見那些姨婆，我總是想：爲什麼先死的是我的婆婆？當她們在享受家的溫暖時婆婆在冷冷黃泉下做着些什麼？

我寧願相信，她擁有另一個平靜安祥的世界。



三月

越來越覺得一年很短，十二個月分成五十二個星期，日子就是如此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地，一晃全過去了。一月人們想起要把八五改寫為八六，二月忙着農曆新年。三月，大家又開始提起清明節了。那一年一度的探訪，已有點像爬山野餐，但也像是無形的團圓。睡在冷冷墓碑下的人若果能感知子孫來探訪，一定會在很早就開始等待那一日。

去年在爺爺和嬤嬤的墓前說請保佑我上到大學，如今大學一年即將過盡。回頭想起，真像昨夜的一場夢，似遠似近。許多記憶仍然很新，一年，却在快樂與不快樂的轉換間匆匆過去了。

也許真的如詩中所說吧，清明時節，細雨又紛紛落下。今年的雨落得早了一點，

而且多在黃昏，無聲無息地飄。一天晚餐之後，與朋友站在宿舍的走廊看雨，她問：「這該叫什麼雨？」「愛情雨。」我衝口而出。說完才驚覺今年的愛情雨又開始下了。仍是那樣不聲張，彷彿暗暗地說：「我在下了呀！妳若發覺就出來淋淋吧。若沒發覺妳就錯過了。」

我是發覺到了，更想起去年寫愛情雨的時候，寂寞淹過柔情。如今却是什麼感受也沒有了。心情像一池淺淺的水，平靜清澈。只有偶爾對愛情雨說：「你等我吧！」三月了，一年的四分之一。我快要從遊子城回去老家。三月的小城鎮，是否別來無恙？午後靜寂的街道，陽光烈烈總教人懶散地想午睡。但到了傍晚放學時間，整條街又活起來了。小學生中學生，深藍淺藍，白和深綠；走路的或踏單車的，大群大群地經過。想到自己也曾經那樣，成群結隊吱吱喳喳地招搖過市，就覺得很開心。這次回去，遇到鄰居或每天來賣食物的小販，他們一定又問：「放假啊？」然後我又可以講很多的廣東話。小城鎮，最喜愛的就是那份熟絡，以及悅耳的方言。

三月以後在鎮上閒蕩的，多是大學生，尤其是馬大的。每次相遇總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觉，好像互相在心中說：「你也回來啦？」有些從前不認識的，如今遇着也會發出會心的微笑。然後四月、五月，別的大學啊學院啊全放假了，鎮上的人會多起來，夜里的茶座更常滿座。一直熱鬧到七月初，開學的時候才回復閒靜。

這樣的一個小城鎮，這樣的三月份，實在是很令人喜愛的。加上一個將來臨的節日，一些愛情雨，日子就更美麗了。



另一片天空

假期賦閑在家，是真正的身心休息。很多個傍晚我坐在家門前，看對面兩棵越長越高的樹，還有樹梢上的天空。蔚藍之中飄幾朵白雲，都是很淡的顏色，像無慾無求的心情。常愛把天空分割成許多片：金寶的天空、怡保的天空、八打靈的天空、斑荖谷的天空……，總覺得那都是不同的；不同的風雨雲烟，不同的歲月情懷。

金寶的天空是童年的天空，又胖又吱喳的童年，就在家門前的大草場和屋後的小巷子渡過。有一天妹妹翻出以前的照片，看見我們在小巷子踏三輪車，我載妹妹，她從身後探出頭來搶鏡，一臉無邪的笑。許多年後的那天她突然說：妳看，小時候我比你好看。我不服氣地拿去讓媽媽決定，然後是一屋子的爭論和笑鬧，彷彿回到童年我們爭玩具的時候。那時候一直覺得天是晴朗的多，因為雨天都被媽媽趕回屋子裡。每

天中午被逼午睡都很不甘心，只有在雨天，屋頂上嘩啦嘩啦，我抱緊枕頭，想像外面的亂雨，屋內的庇護，就很安心地睡了。午睡這苦刑一直到小學二年級唸下午班才被豁免，但傍晚放學回來仍然乘太陽未下山，瘋瘋地玩一場。那個年代，小孩子的責任大概就是玩和長大，讀書並不那麼重要。不像現在孩子們放學後要趕補習班，學音樂繪畫芭蕾舞空手道，真太繁忙勞累了。相比之下總要慶幸自己仍能擁有一片放風箏的天空，雖然放風箏是我在那個時候唯一不會的玩意。風箏季節我只能仰頭看，風勢較定時可以從朋友手中接過線筒，拉一點放一點，感覺風在跟我拔河，隔著那麼遙遠的空間。風箏變成一小個菱形，飄高飄高，快要到雲端去了。天空，仍是藍與白。

怡保的天空屬於十七歲至二十歲，那大概是女孩子最嬌貴的時候吧！在一間著名的女校里唸書，很多女孩子都有著一份清雅的氣質。自己雖不是大戶人家的千金小姐，可是在那兒久了也淡淡地沾染了一份，加上上學有車子接送，彈鋼琴、寫詩作曲，心中自然有一份公主式的情懷。有時放了學站在校門外等車，手里捧著書閒閒地翻，正午的陽光落在書頁上，燦爛明亮；總覺得日子是滿滿的，生命中有詩與歌，彷彿比別人富有了很多。每天只來回於學校和家之間，中午看書做功課，傍晚彈吉他或散步，生活是完全沒有高潮的故事。真正像住在城堡的公主，沒有王子、沒有大喜大悲，日子就是那樣一直一直的過下去。

其實怡保的市中心離學校不遠，那個很人間的地方還保留了一大片天空，不過沒有人放風箏。車子與行人每天都忙忙碌碌地走，超級市場一間一間地開張，那就是成長中的城市了。而我們，偶爾也像公主微服出城，探聽民間的消息。結果得知一幢十四層高的樓宇正慢慢被築起，一間戲院經火災後暫時關閉了，羅大佑出了新錄音帶、蕉風出版了，大事小事，一件一件被帶回城堡，之後又是一段平靜無波浪的日子。

公主生涯只過了一年，第二年我就換上布衣，走入民間了。但心中仍有嬌貴的感覺，只因爲年輕。每天踏單車，迎着早晨的冷風上學去。經過人家的後巷時總看見媽媽們忙着準備早餐，有時飄着煎蛋的香味，有時是烤麵包；而自己心中掠過的是極溫馨的感覺。聞着新鮮空氣中的微香，真切地了解了家的意義，生命的意義。

斑荖谷的天空是最美麗的天空，湖光山色伴着浮雲，一樣的陽光、一樣的月色，但它却比別的地方多了一份寧靜、一股書香。住在大學宿舍的那一年，彷彿在世外，無塵無埃的乾淨世界。斑荖谷中清新的空氣、拂動樹葉的風，長長的柏油路，還有湖里靜靜開放的紅蓮白蓮，總讓人感到恬靜淡雅。有時下午沒有課，最愛呆在宿舍聽歌、挪了椅子到窗前，看天空、看行雲。行雲慢慢地移至天的另一角，那下面該是我的家了。想起家人，想起家鄉的朋友，一伙兒玩得無憂無慮，嘴角總不自主的浮起一朵淺笑。再想起那夜走長長的柏油路散步去，身旁的人說過些什麼已記不清了，只覺心

里喜中帶惱惱中帶喜的，總分不清到底是喜還是惱。過後想起却 得心中滿滿的裝着柔情，但仍是淡淡的。

斑荅谷畢竟還是人間，喜怒哀樂依然存在。有時候趕稿又趕功課，資料找不齊，稿又沒心情寫，心里只會暗焦急，生活苦悶得像在暗淡無光的世界。一旦稿子趕出來了，功課交了，心情也隨着開朗，世界又是一片明亮。日子就是那樣轉轉折折的過着，校園里的一些大事總會把好心情提起又掉下來。例如學生選舉華人慘敗，例如華文學會的假成立，還有許多許多，總在你開心時撞你一下，讓你跌得好冤枉。而恒常不變的該是一直落葉的相思樹，開開謝謝的蓮花、陽光、風雨和月色。

八打靈的天空，夜里該有七夕星和喜鵲橋吧？但我只知道獵戶座，獵人的四肢、腰帶和匕首，清楚地排在夜幕上。之後是高高低低的屋頂，單層排屋雙層排屋獨立式半獨立式，親熱地擠在一起，只空出一些巷子，讓人散步。很多時候在別人的屋頂上看見一把散開的星星，好多好亮，總喜愛得不知如何是好。若是在小時候，一定會想着如何一兜裙把它網下來，裝進瓶子藏在枕頭底下。如今却只能想像星星墜下，每次聽喜多郎的音樂，里面那種細細碎碎的聲音，總會使我想到星星跌下來了，從高高的天上，一顆一顆地跌下，越來越多越多，最後遍地都是星星！那也許是很童稚的想像，但却新奇可愛。除了星星，天空還有靜靜掠過的夜航班機。那四五朵小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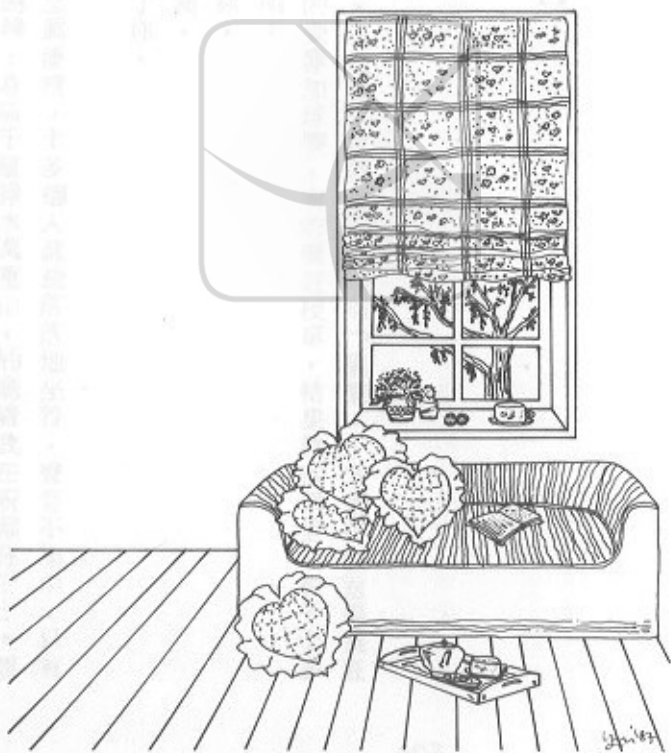
緩緩移動，不驚動窗下苦讀的學生、戲院前等入場的男女。只有散步的人偶爾抬頭，啊，一架飛機正向北方飛去！

八打靈的天空，也是生活起居的天空。早晨洗好衣服拿出去晒，抬頭看看今天雲層厚不厚，太陽猛不猛。中午出外或夜里約會之前，都要抬頭看看天空。結果天空知曉了我全部的心情，大喜是亮麗的陽光、大悲是狂風暴雨；而風輕雲閒，是我最最恬淡的心境。

想你



想你



有一個黃昏

星期五上完最後一堂課，班長要求我們留下來學唱「驪聲」，準備在歡送畢業班同學的晚宴上唱。同學們有的要參加球賽，有的要趕校車，結果整個講堂只剩下十多

人，大家細聲地跟着錄音機唱：

手拿一株花，將它獻給你，

花微情深長。幾番共寒窗，

如今要分離，我會忘不了你。

……

唱着唱着，突然覺得講堂真淒清，十多個人疏疏落落地坐著，聲音不集中，只有錄音機里那很好聽的男聲在迴轉：身隔千層綠水萬重山，聆聽着我在祝福你……。想

起他說還有十三個星期就畢業了。十三個星期，七天七天的過去，很快就會過完；一陣隱隱的傷感隨心恍而來，再也唱不下去了，我匆忙收拾好東西，推門走出講堂。

室外是一片半陰的天空，云朵積得厚厚的，等待化身爲雨。風不大，但文學廣場旁的兩棵松樹還是紛紛落了許多松針。樹下的椅子空着，廣場上也不多人，冷冷清清的，也是無法久留的地方。穿過圖書館前的小石路到車站去，心中想着要把這些路程記起來，都是我們走過的路呵。十三個星期加上一個長假之後，可能就只剩下自己單獨地走了。那時我會不會像現在，盡往人多的地方去？車站前就站滿了人，鑽入人群中很快遇到一位同學，閒閒地聊起來，有一句沒一句的，其實只爲了排除心里突來的空寂。我們談起中午的座談會：大學生的戀愛觀。她說：沒有結論，愛情本來就是無法言傳的。我腦中浮現主持人在黑板上寫的，問世間情爲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大的十四個字，我想我是能意會的。答案也只能在我們的意會中飄浮，永遠捉不住，亦解釋不來。

巴士珊珊來遲，好不容易擠上去找個位子坐下，才大大地鬆一口氣。嘴里不自覺的又哼起「手拿一株花，將它獻給你，花微情深長……」，想着十三個星期只有三個月多一點，想着我們走過的路，說過的話，一切一切像車窗外的風景迅速刷過。花微情深長，是啊。那個晚上他帶了好些東西來給我，包括一朵玫瑰。我低低的說了聲謝謝

，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聽見，更不知道那麼小聲的謝謝能不能代表無盡的謝意和歡欣。可是我懂得花微情深長呵！如今花已凋謝，但情越深長。眼看時光一分一秒過去，日子不回頭，我多希望世界上真有永恒這回事。

其實我們都知道時間像一個匆忙的人急步走過，沒有機會留戀顧盼。進入第二學期後，三年級的同學忙着編畢業刊，二年級的則籌備歡送會，一切都在為離別作準備；那麼費心費力，竟是為了離別。我這沒參與的人只在星期五學唱一首歌，不知道要畢業的人心情如何。但自己的心慌卻是最清楚的，偶爾覺得一顆心被凌空吊起，空空茫茫，那種滋味真不好受。他們要畢業了，有時真想問問他們到底有着一番怎樣的心境。斑荅谷中進進出出三年，講堂、輔導課室、圖書館、食堂、停車場，當一切都成為深刻記憶時，他們要如何捨棄？三年的教育，他們學了多少，成長了多少？這些都是我無法猜測的，也許只有他們自己心里明白。學識與修養，畢竟不是用度量算計。

畢業的事對我來說仍然遙遠，對他卻近在眉睫。有一天在『消費人』讀到將畢業的大學生十個中會有一個失業；加上其他大專，中學畢業生，明年將有許多許多萬人為工作競爭。數目大得驚人，自己讀了也有點心慌。想到他將比我先面對這困境，才驚覺大部份的心慌都是爲了他。那真是一種奇怪的心情，開心担心已不全是自己的事，有另一個人，會讓你引他的成功爲榮，因他的快樂而快樂。其中有着無法言喻的美

麗，也有一絲微微的憂慮；而心里最渴望的，是永遠美好下去。這些日子以來，常愛把身邊瑣瑣碎碎的事告訴他。可是這麼一個黃昏，從學唱「驪聲」到巴士抵達十七區，心情的變化起伏該如何訴說？天空依然半陰，走下巴士就看見戲院廣告、飯檔麵檔，與馬大的樹木草林小橋流水相比，真是兩個世界。而我把最深的感情帶着，天上或人間，不輕言改變。也許最後還是會對他說，有一個黃昏……



日子絮語

8.00 am.

八點鐘醒來，急急地洗澡刷牙戴眼鏡；陽光在屋外燦爛的照着，時候不早了，想
你起床了沒有？心里告訴你我要去教補習了，那個小學三年級的陳佳毅，胖嘟嘟的很
可愛。第一次教那麼小的學生，發現那也是一種樂趣。用最簡單的意思解釋詞句，一
點也不繁瑣主義的呵。突然想起學校大考那段時期，我們日日夜夜在一起，讀書、背
書、討論功課。我似模似樣的告訴你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的分別，又告訴你屈原的作
品揉合了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最後我們竟在一大堆主義中發現了繁瑣主義，用繁雜
的字句例子解釋簡單的事，那真費神呵！可是身旁偏有那麼一種人。說着說着竟說到

別人的閒話去了，別人的功課、別人的愛情，說盡之後轉回書本中，時間已過去一大段。如今時間過得更多了，回想那些日子，感覺好湮遠，彷彿是前生的事。

前生你認識我嗎？你說過前生一定欠我很多，所以今生來還債，要一生一世都對我那麼好。我裝着理智地說那麼來世輪到我報答你啦？這樣欠來欠去真沒完沒了。可是誰知道那是不是注定的呢！也許很早很早的時候就註定了會遇上你，只是自己不知道生命中會有那麼一個奇蹟吧了。有一次告訴你小學二年級時做不完假期作業，半夜了還哭着寫小楷。你說怎麼妳不來找我幫妳寫呢？那時候呵，我還不知道世界上有你呢！如果早知上天替我安排了一個可依靠的人，那真可以天不怕地不怕了。

時候真的不早了，胖嘟嘟的陳佳毅大概已守候着我按門鈴的聲音。推門走出屋外，剛好與一道晨光相遇，心情突然好起來。嘗試回想昨夜夢中你對我說了什麼，却在一片朦朧中捕著一絲甜蜜，從喉嚨滑落心坎。

1.00 pm.

我們在「紫藤」喝茶，一群小學同學圍坐在一起，搬弄着小小的茶具，像扮家家酒。四周垂掛着竹簾，正午的陽光仍洒了些進來，不熱，卻亮得出奇。我最喜歡的就是這種亮麗，彷彿世界就那麼明亮，那麼完好。同學們仍忙着沏茶，凍頂烏龍倒出來

時，一陣清淡的茶香隨輕煙升起；我盤腳坐着，感覺這一切真恬靜。可惜你沒來，恬靜中有一份牽掛，遙遙遠遠的不知該牽到哪兒去。幸好有一群同學陪着，不然我又要心慌了。就像那一次送媽媽到富都車站搭車，巴士開行後我走出車站，一抬頭就看見外面下着滂沱大雨，心裡只覺一片空茫。媽媽已越行越遠，你不在身旁；那一刻，孤獨的感覺隨四周聲浪撲來，狠狠打在臉上，我忍不住掉下了淚水。

這次再也不會那麼脆弱了。他們拿了兩把吉他，翻開七十年代的歌書，輕聲唱起過時的歌曲。「在水一方」、「一簾幽夢」，都是瓊瑤筆下濃烈的愛情。唱着唱着，突然發覺愛得越深越容易受傷，可是愛情是不可以減少的呵！以前認為瓊瑤的愛情故事誇張濫情，如今才知道情到濃時一切可以不按常理。很想立刻告訴你，也許我們錯怪她了，在未會深愛過的時候。却驚覺話語也像牽掛，仍是遙遙遠遠的，不知該牽到哪兒去。

3.00 pm.

越過幾條街，從無數的衣攤、水果檔、燒鴨店穿挿而過；我們由茨廠街的喧鬧走入「大眾書局」的詳靜。每次走進書局，看見一列列的書整齊地排着，總有紅塵落定的感覺。是的，喜怒哀樂緩緩沉落，心中是一片很舒暢的寧靜平和。人世間的恩怨，

不遠處的討價還價，都被大玻璃窗隔得遠遠。

書架上多了不少新書，有些是舊書換了新版本，像愛漂亮的女孩穿了新衣。滿懷新鮮的等待讚美。若把它比作人類，那散文該是最最嬌柔的女孩了。一直要告訴你，我還是最喜歡感性的散文。小我也罷，個人也罷，那卻是最真摯感人的情懷。文章乃經國之大業，文章也可以是清涼地流過心坎的小溪流呵！讓人有深刻的感動，讓人欣悅讓人悲嘆，都是大業之外的小功勞。

我一本一本本地翻着書，看見朱天文的散文集和小說集幾本並排着，那就是她的成就了。突然想起那天永樂告訴我們的消息：朱天文愛上了一個有婦之夫，而且陷得很深。我的驚訝只維持了一分鐘，隨後就釋然了。像她那歷一個被形容爲面若桃花的才女，總會有她堅持的感情。痛苦的執着，也許是靈感的泉源。有人說幸福的人寫不出好文章，然而我寧願選擇前者。好文章或許死後才得流傳，幸福卻真真切切的在這一生呵！

每次看見書總有一種衝動：要回去寫散文。或者也該開始寫小說了，把身旁的悲歡離合，公平與不平寫成故事，讓人物在筆下生生死死，簡直像上帝。當上帝的滋味，大概只有小說家才能嚐到了。

走出書局，天色已暗。對面的「家鄉鷄餐廳」打着紅艷的招牌，戲院前人來人往

，一切帶着新年的喜氣。心中感覺滿滿的，似有無限喜悅要溢出來。也許是剛買了幾本書，也許是回到家就可以見著你了。



讓我們看雲去

那夜你回去之後，我就坐在窗前，不看書也不寫稿，只靜心感覺窗外沁入的涼意，聆聽唧唧的虫鳴。

夜已漸深，思緒卻像夜遊的神魂，東飄西飄的。有時想起小學在大草場上集體的早操，有時却是十七歲鳳凰木下的日子，時間空間一下子隔得好遠。許多記憶就是那樣緊接着湧上來，沒有理由沒有次序，完全是性情中人的心事。

想着想着就想到了中二時愛唱的一首歌，「讓我們看雲去」。看雲的心情，真是至閒至遠的心情。像渡假的閒適，也像不理人間事的洒脫。一直來都想保留這麼一份人煙以外的情懷，比如帶着最靜最淡的心情去散步，看相思樹落葉，看晚云在天空抹上一層淺紅。只是不知道你能否了解我這種心情，那是無法言喻的出塵感覺。在上課

抄講義、排隊吃午餐、擠巴士、逛街購物之餘，總希望有一刻能遠離這一切，過一些塵世以外的生活。

真的不知道你是否能了解，也忘了有沒有告訴過你，我愛向晚的天色，愛風，愛淡淡的色彩，還有清越的琴聲。在你忙忙碌碌的生活中，這是不是太奢侈了？而在我們共有的日子里，就數那次上山最最出塵。

記得在山路你會幫一群小學生拍照，拍過後那老師說：向哥哥道謝啊！於是那些孩子一疊聲的喊謝謝，清脆的童音響澈云霄，我仰頭笑了，感覺快樂就從心底溢出來。之後我們站在一扇落地窗前閒眺，窗子是十分古老的那一種，厚厚重重的，窗簾垂到地上。站在那兒似乎覺得自己是古時候的公主，在古堡上俯望人間。窗外是一大片草地，草地的盡頭有一間學校；孩子們大概在上唱遊課，都聚在一棵樹下唱歌，老師還撥着結他伴奏。有些頑皮的孩子在草場上追逐，嬉笑聲不絕於耳。由于相隔較遠，我們在這頭聽見歌聲笑聲出奇的悅耳。彷彿在很遠很遠的地方，一群仙子在報佳音。天藍云白，配上一大片蒼綠，大概是人間最美的景緻。

下山之後日子就是那麼忙碌與麻木，真懷念那次的恬靜，懷念赤足走在高爾夫球場的恣意，懷念藍天與白云。想着有一天要邀約你，放下凡塵瑣事，讓我們看雲去。

此情可待成追憶

中午時分從八打靈回到金寶，小城依然寂靜。我提著有點過重的行李，緩緩走回家，想着家人一定在午睡吧，而我這次提早回家，會不會給他們一個驚喜？就像夢中醒來看見自己最愛的人那種喜悅，那種滿足。

走至家門才發覺大門深鎖，家人都出去了。心中一沉，剛才的猜想和喜意都沉落了。浮上來的是寂寞。感覺自己真孤單呵，在這熟悉的城中，在家門前，竟找不到一個說話的對象。最後我從信箱找出鎖匙，打開大門走進屋里。云石地板冰涼依舊，高高的天花板，長長的走廊，沙發桌椅門窗與相架，一切都沒變啊。只有寂靜是最陌生的。

我無目的地從客廳走入廚房，打開每一道門，除了冷清，還是冷清；連平日偷跑

進來的野貓也不見踪影。小妹在房門上留下了字條，說爸媽他們到怡保去了，很遲才回來。我想着她大概正在學校上課吧；每個人都在人群中，只剩下我，獨自守着一間屋子，開了門開了窗之後，就不知道該做些什麼了。

孤獨的時候最渴望庇護與愛，也最容易相思，想到在都城的他，此刻做些什麼？剛剛才在喧鬧的車站說再見，他手心的溫暖似還留在我手中，如今一隔就是百多哩了。路途不遠，思念却深長；尤其在孤寂時，想他，已是唯一的寄托。想到他的溫柔與深情，一股柔情湧上心頭。人生中真的有那么麼一刻呵，你能感知有一個人在愛你，真切地體會到他的愛，毫無保留的投注在你身上。頓時覺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那種幸福感是千金不換的呵。

和他在一起之後，許多情景都美麗起來，要做的事也輕而易舉了。身旁有一個人永遠扶持自己，即使跌倒了也不要緊呵。就讓我們如此走下去，此情此景，將是永遠的記憶，至老至死。

只是當時已惘然

每次回家本都是爲了休閒，讓忙碌的日子停頓一下，好好休息。可是不到兩三天又感覺生活太空閒了，反而懷念起到處奔忙的日子。這次回家，情形還是一樣，到了第三天就閒得發慌，在屋子裏蕩來蕩去，無所事事。後來終於想到要整理舊書信，於是翻箱倒櫃，把全部舊信找出來，一一重讀，決定該留下還是燒去。

信中有許多舊事，曾經那麼真切的事件、有情的話語，如今却全都淡遠了。到底是時間無情，還是我們自己無情？走過一段路之後，把身後的風景都忘却了，說過的話許下的諾言，也不算數了。彷彿那麼理所當然，又像不由自主。生命就是這樣嗎？一段段到來，也一段段過去，記取和遺忘不斷交替。

生命中該有些事是永遠的，比如親情。而我也樂觀地希望，愛情也是永遠的，若

永遠是一生，我們就愛一生；若是百世，就讓我們一直一直的愛下去，直至一百世。

舊信中有一疊是他寄來的，有的用信箋，有的用稿紙，字體是一貫的前段整齊後段凌亂。多麼熟悉的話語，我已讀過不止一次兩次了，每次重讀他的信，總在想這是不是我永生的愛？想起第一次真正相遇，他訪問我，在海邊的餐廳，白玻璃窗外是不絕的潮聲，以及清晨微涼的天氣。第一次受訪問的緊張心情，使我嚴陣以待他的問題，然後他記下我顫顫兢兢的答案。那時大家都在忙着，我絕沒有想到這人將來會承受我一生的愛，他當然也不會想到，自己筆下的女孩將是陪他走遠遠長路的人。世事原是一個不洩露的天機，我們亦恒恒懂懂的讓之後的幾次相遇淡然而過。如今想起，一切真模糊，越要想起越感覺惘然。

若早知他就是生命的主角，我一定用心記取每一次相遇。而今談起，我們只能笑說我們都沒有瓊瑤式的一見鍾情呵。什至二見三見，也不知覺地錯過了。只記得那次的海灘，長長的足印不是我們的，黃昏時夕陽沉得低低，我們忙着趕稿。似有海鷗飛過吧？一切已好湮遠了。

想你

新學年又開始了，開學第一天回到馬大，文學廣場鬧哄哄的，同學們都興緻勃勃的交談着，人聲笑語，讓人覺得開學也是一件大事。註冊、打招呼與寒暄，讓我覺得好忙碌，也好充實。往後的日子就是這樣了，上課、搞活動、考試，一切變化不大。唯一不同的是，你不在馬大了。

那天在文學院走上走下，忙着選課註冊。每次轉進文學廣場，總希望在人群中看見你的身影；像以前一樣，你夾在同學中高談闊論，我匆匆走過，沒有驚動你，但却因見着了而你感到安心。以前的日子，午餐時間是我一天中最重要的，因為吃過飯後就可以到廣場與你見面。如今你真的不在了，我狠狠的用日文的課填滿那段時間。也不知道基於什麼心理，只覺得那是一大片空白，必須填滿。

一切手續辦好之後，時間突然多了起來。文學廣場仍是那麼熱鬧，甚至過份喧嘩。真懷念以前的下午，炎炎陽光讓風吹涼了，我們坐在長椅上，處理一些事，或者閒閒地聊天。廣場上人不多，靜謐中只聽見細細的人語，以及棕櫚樹沙沙的聲音，很有夏日風情。兩個情景相比，我又想起人間與世外了。如今在紅塵里，每個人忙忙碌碌地選課排時間表註冊，這樣的人生瑣事，似乎一世也忙不完。

大概只有我是最空閒的了，寒喧累了之後，索性躲進圖書館去，看書寫稿，想你。第一學期的圖書館，例常的靜。我習慣地走上最高一層，找回以前我們常坐的位子，許多記憶又浮現了。

考試前的一段日子，我們相約的地方就是這兒。沒課的時候上來讀書，讀累了就看畫冊。中國的山河，氣勢磅礴的彷彿要跳出畫面，跳進我們心里。這一生中一定要去一次，你說。是的，長城遙遙，這一生若走不上，來世也要去。我們也看了澳洲的大綿羊，只因我說過喜歡綿羊。不過只要在圖片中相見就夠了，只有台灣和中國，是我們立志要去的地方。那兒的山山水水，都等着我們探問呵！

圖書館中的日子，除了苦讀，還有幸福。因為我們是那麼志同道合的相愛着。有時候一同研究一篇散文，說這段文字不通那段結構鬆散，談完後總覺得又以你那兒學了不少東西。這些日子的確向你學了不少呵，從人情世故到編好一本書，有的是大膽

發問，有的則暗暗偷師；像一個謙遜的學生默默地敬你愛你。不過當我告訴你有關音樂、舞蹈，以及你所不懂的東西時，我又覺得自己是老師了。別人說三人行必有我師，我們兩個人就已能互補不足，那種完好的感覺真讓人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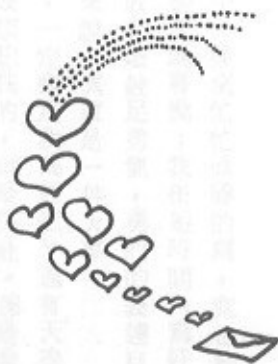
想你真是一份愉快的差事，即使每天重覆的做着，也不會厭倦。你離開之後，我更要在馬大的每一個角落尋找過去的記憶了。而我想到的第一個地方，是湖邊。其實我們只去過兩三次，但是呵，那兒彷彿是最有情的地方。有一天校車駛過湖邊，我在車上看見湖里的荷葉，一蓬一蓬的浮在水面，有的已長到湖中央，小小的花蕾等待綻放。若果開起花來，一定是滿湖的紅艷與潔白。心里想着一定要告訴你，蓮花越長越多，兩岸樹木依然青綠，那一排松樹別來無恙，仍高高低低的伸向天空。

以後的日子，必然少不了瑣瑣碎碎地向你報告，校園的景色、同學的故事；還有你的好朋友，在你走後處處照顧我。那種關愛真讓我感動，突然覺得自己嬌貴起來了。一切就像武俠故事中英雄闖蕩江湖去，留下心腹照顧他的愛人。被愛的人是何等重要呵，我在這大大的凡塵里終於有了小小的地位。

開學之前總担心自己會孤孤單單的，獨來獨往。如今却一點都不怕了，因為有好多人在我身旁。上學時有Oh Oh，講堂里有麗琴，廣場上還有許多同學，他們都會使我的日子熱鬧起來。即使獨自走在校園時，也常感着有人在遠處愛我，亦有人在默

默保護我。一股很強很強的安全感藏在心中，真是天地任我遨遊，一山一水都可放心流覽了。

想你真真是一件愉快的差事，馬大的大路小徑，叢林樹蔭，都會讓我想起你。有太多的記憶埋藏在這兒，等我一一尋訪。以後的日子我一定很忙呵，除了上課、搞活動，還要到每個舊地去探望，看花花樹樹，聽風聲水聲，以及想你。



跋

一大清早躲進圖書館，勤勤奮奮的，只爲了完成我的散文集最後一篇稿——跋。我要出書了，這是從小到大的願望，以前覺得很遙遠，如今就在眼前了，竟是沒有什麼特別感覺。從前所想像的興奮、高興，急不及待，一點也沒有顯現；以選稿、策劃、找人拍照、設計到趕最後一輯稿，都是心平氣和的忙着。有時跟添拱討論或閒聊，也只想到一件事：有沒有人喜歡我的書，有沒有人要買我的書。

可是我真的快可以有一本自己的書了，那彷彿是年少生命的一個總結。以後讀者翻我的書，可以看見我的成長，我的心路歷程，還有我的真情。一切都是真的呵，我是用最真摯的筆寫散文的那種人，其中也許有一些想像或誇張，但完全無損於我的真情。出版這本散文集，就像向讀者攤洒出我的一份心思，沒有什麼大道理，也沒有傳

達什麼學識，只是一份很年少、很女孩、很感性的心思。但它代表了整個的我。

和添拱討論分輯的時候，就決定了第一輯要放我二十一歲以前，也就是進大學以前的稿。那其實是過去已遠的歲月，稿中提及的人，許多已不在我身旁。「當云流過」中的「你」，也是「下雨的早晨」里的阿芳，她筆名叫鄭兩翔，如今在板城理大。「在那琴聲中」彈琴的女孩叫葉堅鳳，在拉曼學院苦讀着。「把快樂寄過去」里的美麗女子梁紅君，如今仍遠在澳洲。還有很多人，曾在我生命中出現，也會在我的散文中出現的，如今都各有去向，分別浪跡天涯去了。

留下來的人是若隱、麗琴、O h O h，後來又加進了允秀，她們都在馬大。馬大湖邊的日子，就是以她們為伴。這一時期的稿都收在第二輯，事事物物，喜怒哀樂，全是我的大學生活。

第三輯是寫給添拱的，開始時以為趕不及收入書中，後來忙忙碌碌的寫，竟也趕出來了。趕稿的滋味是甜苦相滲的，最後完全寫好時卻變成喜悅；我在短時間內寫好一輯散文呵，那的確是真正的「寫書」了。寫這一輯散文是鼓足勇氣，勇敢的表達自己的愛；出書也一樣，是不能反悔的決定。對我一生來說，真真是一件大事。

我真真要出書了，關愛我的人如永樂姐、如承得，一定會為我高興吧？還有天狼星詩社上上下下的人，也會為我高興吧？在這時刻我最該記住的，就是詩社。那是我

文學生命的搖籃，我的開始；別人說飲水要思源呵，而我萬萬不敢忘記詩社曾給我的一切。

籌備出書的過程中，似乎勞煩了不少人；幸謙替我拍照、惠賢爲我設計封面和插圖、旭龍幫我打點一切，添拱更是多重身份的又選稿又分輯又策劃又寫序。這些人呵，我都要很真心很誠懇的向他們道謝。在我心中，謝謝是永不嫌老套的。

前幾天到添拱家去，看見好幾個人在幫忙貼稿，忙碌又開心的，我突然覺得很感動。有那麼多人爲我的書而忙呵，那一刻我真切的感覺到：我要出書了。

我們
向您推荐
飛躍馬大校園

作者：葉寧



葉寧在馬大成長，也在馬大發出耀眼的光芒。
她寫下了成長的點點滴滴，有青翠的奔放，也有艷麗的圓熟，從字里行間，可以看到一個充滿陽光的女孩奔向我們……

葉寧寫馬大校園，其實寫的是一個年輕的生命，奔放的形象破紙而出，吸引了許多年輕的心，成了他們的偶像。

不必認識葉寧，你可以從她的文字里看到一個活生生的葉寧。

本書附上校園漫畫10幀，絕對精彩



文采叢書⑤

馬大湖邊的日子

- 作者：程可欣
- 封面、內頁作畫：李惠賢
- 內頁攝影：子桑鹿
- 出版者：文采出版社

SYARIKAT SASRIA

7, Jalan Chempaka, Taman P. Ramlee,
Setapak, 53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印刷：益新印務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Tel: 6269211, 6263206.

- 初版：一九八七年八月
- 定價：馬幣四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馬大湖邊的日子

程可欣寫散文，寫詩，還有唱歌和譜曲。在馬大，她是學生羣中的才女。

程可欣的散文如行雲流水，擁有寫詩的人專有的敏感細膩，與青春少女的脈脈情懷。

馬大湖邊的日子是程可欣在馬大中最深刻的體驗和情感，有歡樂和憂傷，也有她的摯着和愛戀，如一首歌，在校園歲月中。

Published in
Malaysia

M\$4.00

